

劍北篇

抗戰文藝叢書

第一種

劍北篇

老舍

文藝獎金管理委員會編行

1942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抗戰文藝叢書
第一種

劍北篇

定價六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著者：老舍

編輯兼發行者：六藝社
金管理委員會出版部

印刷者：覺民所

總經售處：大陸圖書公司

重慶新生路榮家巷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劍北篇目錄

一	序	一
二	小引	二
三	蓉城——劍閣	八
四	劍門——廣元	一六
五	漢中——留侯祠	二二
六	七七在留侯祠	三五
七	雙石鋪——寶鷄	四二
八	寶鷄車站	五二

- | | | | | |
|--|----|--------|-------|-----|
| | 九 | 西安 | | 五九 |
| | 十 | 潼關 | | 六八 |
| | 十一 | 豫西 | | 七九 |
| | 十二 | 洛陽(上) | | 八七 |
| | 十三 | 洛陽(中) | | 九四 |
| | 十四 | 洛陽(下) | | 一〇四 |
| | 十五 | 洛陽——葉縣 | | 一一一 |
| | 十六 | 南陽 | | 一一九 |
| | 十七 | 老河口 | | 一二六 |
| | 十八 | 襄樊 | | 一三三 |

- 十九 西峽口……………一四一
- 二十 龍駒寨——西安……………一四八
- 二十一 長安觀劇……………一五六
- 二十二 臨潼——終南山……………一六三
- 二十三 西安——中部……………一七二
- 二十四 中部——秋林……………一八一
- 二十五 宜川——清澗……………一九二
- 二十六 清澗——榆林……………二〇四
- 二十七 榆林——西安……………二一五
- 二十八 華山……………二二三

序

劍北篇的設計與寫法，略見於致友人函中，附錄於後，即不另贅。

此詩於廿九年二月中動筆，至七月初，成二十段，約二千五百行。七八兩月寫一張自志一劇本，詩暫停。九十兩月復得七段。十一月由鄉入城，事忙心亂，無從寫詩，又暫放棄。時寫時停，一年間僅成二十七段，共三千餘行。所餘材料，僅足再寫十段，連已成之廿七段，或可共得六千行。因句句有韻的關係，六千行中頗有長句，若拆散了另行排列，亦可足萬行之數——本來是想寫成一萬行的。

卅年春初，因貧血，患頭暈，一切工作都停頓下來。何時能把此篇寫完，簡直不敢想，因為直到如今，身體還是不好，而寫詩又是極費力氣的事。現在，先把已寫好的廿七段付印成冊，希望有朝一日總會補齊。

×草此詩時，文藝界對「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甚烈，故用韻設詞，多取法舊規，為新舊相融的試驗。詩中音節，或有可取之處，詞彙則嫌陳語過多，失去不少新詩的氣味。行行用韻，最爲笨拙：爲了韻，每每不能暢所欲言，時有呆滯之處。爲了韻，乃寫得很慢，費力而不討好。句句行韻，弊已如此，而每段又一韻到底，更足使讀者透不過氣；變化既少，自乏跌宕之致。

卷會、卅，十一，卅。

附錄：

總會，卷十一，一，此。

致友人函：

××兄

我沒有任何天才，但對文藝的各種形式都願試一試。小說，試過了，沒有什麼好成績。話劇，在抗戰中才敢一試，全無好處。通俗的戲劇戲本，寫過一點，感到十難寫——只得到「俗更難」的一點真經驗與教訓，別無可述。現在，我又搬起分量最重的東西來了——詩。作過舊詩，不怎麼高明，可是覺得十分有趣，而且有格式管着，並不很難湊起那麼一首兩首的。志在多多學習，現在我作的是新詩。真難：沒有格式管着，寫着寫着就失去自信——是詩嗎，夥計？這是一。二，我要寫得俗，而沒地方去找那麼多有詩意的俗字；於是一來二去就變成舊詩新寫或中菜西吃了。一方面找不到有詩意的俗字，另一方面在描寫風景事物的時候又不能把自幼兒種下的審美觀念一掃而光，我不能逼自己變成洋人，不但眼珠是綠的，而且把紅花也看成綠花。沒辦法！三，新詩要韻不要，本不成問題；我自己這回可是要韻，（事實上是「轍」）而且仿照較為嚴整整齊的辦法，每行都用韻，以求讀爾時響亮好聽一些。這簡直是跟自己過不去！韻不難

揮，實在自然，也不是怎麼越要自然，便越費力氣！（這又是我自己的經驗，不強進別人相信。）

有上述三難，本已當知難而退；却偏不！不但不退，而且想寫成一萬行！扯下臉硬幹並不算勇敢，再說，文藝貴精不貴多，臭的東西越多就越臭。我曉得，不過，我所要寫的是遊記，斷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事，故須長到萬行。這裏，倒沒有什麼中國長詩甚少，故宜試作，或按照什麼理論，非長不可，等等說法，而純粹出於要把長途旅行的見聞作成有詩為證。那麼，也許有人要問：為什麼不用散文寫呢？回答是：行旅匆匆，未能作到每事必問；所以不敢一板一眼的細寫。我所得的只是一些印象，以詩寫出，或者較為合適。

動手有一個月了，僅得四百行；平均每日只能湊成三二十句。連這麼着，還有許多句，我自己覺得，不大像詩。幾次，我想停筆，不再受這洋罪。可是又怕落個沒有恆心毅力，對不起自己，雖然繼續寫下去也許更對不起詩。無論怎說吧，我決定寫下去，一年半載就一年半載，我跟他拚了。

人是不能獨自活着的，因此，個人的決意往往就被社會關係打個很大的折扣，且不是公舉私舉未能因作詩而一概不理，就是筆也不能隨心所欲，老自由的活動。朋友們時常來要稿子。這就眼爲難了；不給朋友們幫忙，於心未安；幫忙吧，又須時時放下詩而

拿起別的來；何年何月能把詩寫成，便只有天知道了。問我是辦法之母，我無出個辦法來；起碼在這半年中不寫別的，專寫詩。寫成二百多行，便交給一位朋友發表，以慰不幫忙的^苦過。好在，詩的內容是旅行中所得的印象，每段詩聽自^是獨立，無須^之，氣韻全不^可。還有一點好處，讀了一二兩段，覺得無所可取，就不用去找三四五六等段，顯着我並不欺人。倒也不錯。至於不容納詩歌的^物，可就無法可想，只好說對不起了！

××兄，再試一回到重慶，你就向我索稿，謹將一二兩段獻上，並祈指正！^謝祝吉！

弟老舍，三，四。

天啓

小引

在中華復興的大路上，

我四過西安，三宿平涼，

——像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

去探察民族的故鄉——

到日月山前的草原上，

到周秦陵墓兩旁的

古戰場，而今哪，又成了戰場，

去慰問抗戰英雄們的健康！

一路上，車聲炮響，

並掩不住抗戰的歌唱：

在城鎮，在塞外，在村莊，

中華兒女都高唱着奮起救亡；

用頭顱與熱血保證希望，

今日的長城建在人心上！

到處，人影旗光，風塵浩蕩，

我遇上中華的鐵漢開往前方；

任憑烏紗嶺上的積雪十丈，

還是汗海裏的亘古飢荒，

都攔不住健兒的前進，健兒何歌唱；

無邊的興奮，在未到戰場，

先戰勝了飢渴風霜！

看，英雄們，拿大的竹笠歪在肩上，

頭上是汗，手中是鎗，

從新開的大路上，

從古代棧道的兩旁，

往渡口，往山崗，

往綠影裏的村莊；

從多多少少不同的方向

都去擊射那白旗上的太陽！

熱汗蒸血，步闊胸昂，

簡單的歌曲傾訴着熱心腸：

「多麼民族得到解放，

多麼咱們凱旋故鄉！

啊！在咱們的城鎮與村莊，

若還有敵騎來往，

敵兵的鎗響，

咱們就不能，良心先不讓，

怕死貪生的放下刀鎗！

只要頭還在項上，

怎肯教小鬼們猖狂！

往東南，往西北，往四方，

走盡犧牲的路徑才是大道康莊！

讓咱們歌笑着走上沙場，

把國旗高揚，

把仇敵掃蕩。

國旗高揚，

山高水長！

哪個奴隸的嘴敢響一響，

露出一點點睜開鎖鍊的思想？

哪個順民敢有主張，

把靈魂，像珍珠似的，放在自己的手心上？

啊！挺起胸來的勇士才敢高唱！

哭泣是亡國奴的反抗！

看，看我們，從南海到塞上，

五百萬健兒齊唱：

像塞風的欣狂，

黃河的奔放；

怒獅吼落東亞的殘陽，

驚雷給風暴以更大的激蕩！

是的，黃帝子孫爲了和平換上武裝，

前進，高唱！

歌聲暫停，號聲激壯，

那嚴肅，那剛強，

在等待掃滅敵人的那一晌，

似乎能聽見雪花落在天山上！

慚愧，我們沒有肥美的羔羊，

沒有美麗而合乎英雄身分的衣裳，

送到戰場，戰地，與戰場，

在震動天地的歡笑裏其飲如狂；

帶來的，除了榮譽的錦旗幾張，

只有四萬萬同胞的關切與讚揚！

壯士們，沿路聽到你們歌唱，

也看見你們鬚髮上的晨霜；

誰不知道你們的豪爽，

義氣，至大至剛？

有什麼禮物，有什麼酒肉的相讓，

足以打動英雄們的義胆俠腸？

咱們只有一個仇敵，咱們的心都一樣，
啊，來吧，讓笑與淚一齊掛在臉上，

像久別的親手足相會在他鄉：

咱們握手，咱們敝一敝家常、

你講前綫，我講後方，

大家的苦痛，大家的希望；

讓困苦投降給希望，

教正義打退了魔鬼的瘋狂！

我們唱啊，我們一齊唱，

沸騰的熱血，壯烈的歌腔，

對着烽火，明月，或朝陽，

我們且舞且唱；

大風起兮雲飛揚，

中華的猛士有死無降，

守住四方，

從紫塞到珠江，

漣不盡的電瀉，

歌聲裏瀉漾，

閃爍着中華歷史的新光！

聽，聽上的夜鶯也在歌唱；

南國的玫瑰也許剛把籬放，

慚愧，沒有帶着鮮露的香花獻上，

誠懇的插在您的寶星之旁，

沒有香烈的美酒瓊漿，

潤一潤鐵喉，暖一暖俠腸；

除了這點真心，由後方到前方，

來問候壯士們的健康；

還有什麼呢？啊，夜鶯在唱，

假若不嫌寒酸，而喜其悲壯

同志們，我就把這幾句小詩獻上！

蓉城——劍閣

辭別了抗戰心房的重慶，
走入青山綠水間的初夏初晴；
心裏，五四的血花火影；
眼前，千里的山光鳥聲，
走向蓉城，華西的北平；
憤怒與美歎，
陰暗與光明；
有什麼言語道出，像風雲未定，
這詩心的激動，忽雨忽晴？
有什麼文字能道盡這愛與憎，
笑與淚交織的一片深情；
把詩人的憤怒，詛咒，苦痛，
時而霹靂，時而金鉞。

歎邪魔與惡獸們顛鸞！
看，這蠻原裏的蓉城，

花一樣的秀靜，

微雨潤着梧桐！

啊，鬼手伸自天空，

把地獄的毒火撒在重慶，

血債永遠，永遠算不清，

再撒在古秀靜雅的蓉城！

誰還有逸致閒情，

到武侯祠與薛濤井，

去瞻仰，去吟詠，

或在竹林下品一盞香茗？

心中的怒焰燒盡了恬淡的幽情！

看！繁榮的市井，

瓦礫縱橫；

灰裏烟中

是財產生命；

寂無人聲；

血與火造成了鬼境；

微風吹佈着屠殺的血腥，

焦樹殘垣倚着月明！

鬼手佈置下這地獄的外景，

也只有魔鬼管燒殺喚作和平！

把我們的鮮血流淨，

把民族的恥辱洗清，

我們死，我們犧牲，

我們不接受鬼手裏的「和平」！

滿腔的憤慨，疎朗的晨星，

車往北行：

綠的黃金一望千頃，

綠的微風吹送着鷓鴣鳴；

成都以北平原的美景，

和田園裏忙碌中的安靜，

啊，後方的安定，

人力的無窮，

農家男女的熱汗，滴滿在鬥爭；

無邊的綠禾支持着戰場的收成！

穿過田林的平靜，

薄入城鄉的鬧聲；

我們宿在綿陽，趕過梓潼。

嗚，那使人難捨開的綿陽城；

路淨街明，

夾道的梧桐；

順着綠陰下的路徑，

漸漸的走入花鳥的領域中；

陰晴未定，

雲淡花明；

轉過花園，轉過竹叢，

水淺橋橫。

苔石弄着水聲。

在樹下，或倚着青藤，

川北偉大的公園中，

你息着來自河北或山東，

失了家鄉的男女學生；

竹林裏顛出來北地的歌詠

是希望，是悲痛，

每顆鮮花似的心裏抱着不平！

鄉音喚起了心中的幻景，

彷彿我聽見了黃河的激蕩與波聲！

低着頭，像疲倦了的游僧，

我走向那靜美的城中；

細雨，在蜀道上的旅舍孤燈

與斷夢裏，滴到天明！

天已明，天還未晴，

烟雨迷濛裏經過了村口。

行：

蜀道難行，

青山萬重；

忽上忽下，似動似停；

疾轉慢轉，車吼心驚；

盤過山頂，

滑到谷中，

又是青峯！

懸崖懸着瘦松，

懸着生命；

擦過懸崖，看，雲在洞中！

動：

雲，烟，霧，雨，羣峯，

都在流動。

鞍前南北，沒有西東。

踏在雲中。

雲移霧動，

露出幽峯，雨，翠峯，

埋起山峯；

雲霧迷漫裏，垂吐着綠蔭幽林。

遊處，去繙雨似落似停，

山花與野草香美無聲。

涼處，白烟輕動，

現出，青峯隱起，一二青峯。

再遠處，白雲破，一綫光明，

閃閃發綠的，再用山曠。

看，盡了數不清的山峯；

啊，蜀道的難行，

雲裏天外，千峯萬峯！

山峯，隨着雲影，

綠色千嶺，

綠色千重。

路轉雲行，

綠影倍濃，

七曲山頭萬樹青松；

冒着一山的松雨斜風，

去看那晉代的巨柏與文昌的古宮：

瀟瀟的文昌，隨着幼穉，

蹣跚上，竹笠下，萬古清明。

離了松竹鐘磬的幽境，

又轉過青山幾重；

劍閣——誰不記得那悲劇裏的鈴聲——

今日也正在淒涼的細雨中！

劍閣多麼小的一座城，

一條小街，幾盞油燈。

好像還緊記着古代的一段幽情！

只有夜雨，沒有蹄聲；

16
聽，我們在歌唱歷史的新佳

劍門——廣元

衝破長江的巨浪滾滾，
曾見過四川天然的水門；

啊，那雄奇偉大的夔門：

似巨鯨之口，山是牙，石是鱗，

激蕩，控制，吞吐，激噴，

使往來的舟艇似毛羽的旋轉升沉，

使東流的黃水掙扎呻吟；

驚濤爲鎖，峭壁爲門，

任他萬馬千軍，

就是嗜獵飛鳥也喪胆驚心！

今天，夏雨初晴，山青雲藍，

又看見山林隙縫中的劍門：

關裏，羣山像野馬狂奔，

昂首豎鬚，飛向白雲；

穿過一條狹谷，一個小村；

石隙間細碎的流音，

綠草綠樹掩映着萎縮碑文，

雜花錦綉着綠陰；

留戀的，信步的，出了關門。

看！那狂奔的峯嶺尚未立穩，

啊，刀削的絕壁萬丈高深！

天然的鐵壁，猿猴斷魂！

陡然，羣峯轉頭，天路未盡，

劍立的青山插入青雲！

劍峯上，紅日未沉，

五色的霞光明微燭塵；

每一把利劍閃閃如金。

像插天的火炬照亮了乾坤！

下面，那川北咽喉的劍門，

只是天造的石城的一條裂壘：

一條車道，巨石陰森，

一股瀉水，三五行人；

這無雙的天險，寂寂的黃昏，

令人留戀——令人興奮，

一點神祕的力量令人自信！

啊，東有夔門，

北有劍門，

這二險之間鑿養着抗戰的命根：

隨着長江之水東流湧進，

抗戰的鮮血起死更新，

把物質與精神

從終年碧綠的巴蜀園林，

新中華的腹心，

供給如雲的戰士與苦鬥的人民。

向北，沿着古棧道的遺痕；

聽，劍門關內，淵深萬仞，

斧鑿聲，高山急流噴着餘響回音。

路通到山頂，橋架着縹雲；

成千輪萬辛苦的工人

把千古的榛荒險峻，

把神手安排下的山川的阻困，

用人手開成大道通津。

看，關裏關外，不斷的騾羣，

盤過無底的黑澗，冷靜峭山陰，

黃牛，大車，驢馬，都在輪運，

氣喘汗淋；

把抗戰的火炬，晝夜不分，

傳遞到紫塞以外，黃河之濱！

離開了看不厭的劍門，

在羣山裏三波河津；

驢馬長嘶，白浪滾滾；

山光照綠了舟人；

巨石把鐵索扯緊；

一聲呼喊，幾處回音；

古笨的船隻，古代的精神，

啊，抗御是雪恥的決心，

想像出漢魏交兵的困苦艱辛！

苦鬥替換了因循；

看！這一邊木舟遲笨；

那一邊，建起堅美的橋身；

鐵錘在響，白石在運；

啊，戰鬥的決心

掃蕩着山川的阻困，

把歷史與地理用血汗刷新！

忘記了疲勞，我只有興奮與喜。

帶着顆小學生的好奇心，

在黃昏的景色裏往廣元前進。

青山四面，城在江濱，

無數的船桅靜立着無葉之林。

霞光雲影明暗着山村，

江水潑潑的流入黃昏；

大堤上立着挺秀的城鎮，

像有力的繪畫，簡淨傳神。

這江南的秀麗，一進城門，

忽然變作戰時的忙亂紛紛：

南來北往車馬成羣，

在機關——啊，各部各軍

的紙東木牌貼滿掛遍了街門——

在旅舍——小大舊新，

奇形怪狀的旅舍，都擠滿了人——

在北方風味的驛馬店外，還未到黃昏，

都已停頓，準備着破曉搶出城門！

各方的飲食，各處的語音，

各色的標語，各省的行人，

味，色，聲音填滿了長窄的街心！

一陣歌聲，自遠而近，

草鞋竹笠，一隊軍人，

壓不去嘈雜，振起抗戰的精神！

旅館，茶肆，澡堂，一絲不紊，

安插下北征的軍人；

廊簷下放好木桶與木盆，

靜靜的洗了脚，拭去灰塵；

打開席毯，談幾句心，

及早的睡下，及早的起身。

鷓鴣初唱，夜霧沉沉，

燈光裏，馬蹄，車輪，

鞭影，飛塵，

軍隊，行人，

往南往北，迎着大時代的清晨。

在這川嶺之間的重鎮，

吞吐着萬馬千軍，

在一二家小店，還有一兩個老人，

運用着細刀與匠心，

順着天然的層次與花紋，

把白紫相間的硯石，看準，

雕出，赤水白雲，

和那偉大雄奇的劍門。

漢中——留侯祠

在萬山裏出了四川，

在萬山裏入了西秦第一關：

綠水不斷，

青山是岸，

野花紅豆懸在亂石間。

雲霧留在羣山；

越往前，路越平坦，

空氣也越爽利乾鮮。

路旁還是稻田，

語音可已由川而陝。

小小的沔水平川，

暗示出快到了漢水的小平原。

路旁，瘦柏清溪，像武侯的靜恬，

是武侯的墓塚，武侯的祠館；

一帶土坡兒是定軍山。

平靜的田園，

古代的血戰，

使人興奮，感嘆，留戀；

多麼長久的歷史，多麼美麗的山川，
小小的村裏，古史古蹟世代相傳，
綠樹上飄揚着白日青天。

入了種着紅葉香稻的小平原，
帆影緩緩，江水展寬；

景色南北相兼，

水似江南，

人在秦川。

棗城過渡，漢中不遠，

吧，漢中，漢中，多麼香甜，

多麼悠遠，這名字，多麼尊嚴！

漢王台後，古秀的亭園，

倚樓眺望，遠山四面，

漢水在南。

凝望着山川，

思潮湧起史的浪漫：

在今天，在大國，

這小小的平原像肺葉一片，

能呼吸，能守衛；

愛護，住處，這雄關碧水之間，

自古就揚着旂幟。

這裏的生產，正在展覽，

在農田里長遊覽了富麗的河山；

漢水的津液肥潤着平原，

有稻，有麥，有棉，

有了百姓們的吃穿。

寶地繞着崖山，

銅鑿石碣，

楊柳松杉；

草藥，黑白木耳，是天門，

沒手類餉，富源便是藕，

一二八，八一三，

悲烈的火燒，
茫茫煙海上，工業嫩葉，
零星的槍放，看，
朝鮮與台灣，
把赤腳的農夫，
轟死在田間；
照樣的，他要精製棉炭，
永遠服役着中華兒女與江山！
在今天，最堅實的中華防綫，
是由農而工的推動開闢；
我們的血汗，
同等的要用在戰爭與生產；
以槍還槍，以炸彈還炸彈，
以鋼鐵打碎侵略者的鐵鍊，
開發富源才保住富源！
我們要煙筒，林立在山間河邊，
以馬達的音樂，代替啼鳥鳴泉。

看，這渾中富饒的天產，

有幾樣經過人手的提鍊？

小小的工業剛在發端，

油漆，紙張，肥皂還樸笨的可憐！

認識了經濟的爭戰，

才明白侵略者的兇殘，

爲封鎖與消滅投下如雨的炸彈；

在我們，只有建設才能抗戰！

沙場的血，工廠的烟，

從這土布與土藥的展覽，

我想像，我切盼，

會光榮的創出民族的春天！

像在歷史的懷抱裏安眠

古城，星夜，詩意，合成夢境的美幻。

誰人的臉色裏露出山尖，

沿着北征將士的光榮路線，

走入峽口，霧走蒼天。

淵深石峭，無可攀緣，

半山中巨大的石眼，

刺畫着北棧道的危險艱難！

一線的青天，

千丈的深淵，

新舊石門夾岸依山；

古代的艱難，

今人的血汗，

歷史的佩帶今古不變！

鄉人持着竹竿，

像引導盲人，步步遲緩，

把好奇的遠客引到石灘；

綠_浪翻花，巨石如雷，

探身，浪花濺濕了人面，

雜_王的一食雲一頭蕪在流水間。

碧澗千轉，山路迴環，

古蹟傳說像鳥音不斷，

訴說着歷史的艱難光燦。

山腰溪畔，

遠村點點，

瘦竹幾竿，

梯田幾片，

黍叔與倭瓜紅黃燦爛，

點染出北方景色的田園。

小小的縣城，官場，像柴幽蘭，

藏在山邊；

來往的車馬，不斷的塵烟，

驚動了這世外桃源，

在郊外地平草的邊，兩家小店，

茅棚下松枝煮沸了清泉。

樹影清涼，

溪水出山，人入山環：

四面是山，

捨柏綠湖山尖，

深綠的山園，

圍住藍天，

山影裏竹柏夕烟，

斜陽老早的披青峯遮斷。

山深路遠，

四顧茫然，

看到了留侯洞，認識了赤柏山。

洞外幾家飯館，

二三小店，

個個賣行人過甬打尖。

匆匆的去來，車禍不斷，

汽油味道把小街充滿。

不同的語言呼茶城飯，

男女老幼忽聚忽散；

像螞蟻在靜靜的庭院，

被什麼操縱運命的威權，

推動着奔忙聚散；

啊，我們是在抗戰，

看，連小娃娃都敢由風吹紅了臉，

小小的生命已經習慣

南國的濛雨，北地的風烟！

彷彿把嘈雜紛亂，

擱在外邊，

祠內依然是花鳥林園，

英雄的瀟洒恬淡，

掌扇看松月青山。

庸俗的道士，庸俗的神殿，

庸俗的香客，庸俗的碑匾，

都糟踐不了偉麗的自然！

赤柏下輕響着山泉，

微風吹動着綠竹千竿，

落花片片；

綠光中松鼠驚竄，

一閃，不見，

幽情無限！

石階曲轉，

松陰竹影間，

藏着小亭，清風四面。

階高步緩，

步步留連；

高一步，多一層青山。

授書樓獨立雲間，

左邊，內寬而細，由細而寬，

一條淡黃的路線，

澗灣的繞過來青山，

濃濁的消失在青山。

幾沉具波着軌線，

汽車動點，

高，低，近，遠，

帶着一條兒灰燼。

右邊，近山把夕陽遮斷，

終隱影曠。

越山明爽，

綠綉化入青天。

低處，樹密溪淺，

山腳下幾畝小田，

茅舍上輕緩的快烟。

高處，山外有山，

綠色深淺。

一樣的新美空闊，

一樣張着的碧成，

令人長立無言！

樓內，黃石老人白鬚神肅，

留侯剛坐，年少誠懇。

樓內靜靜的香烟，

樓外靜靜的青山，

彷彿有些無聲的語言，

傳到永遠，傳到天邊，

傳給每一個少年！

七七在留侯祠

借得留侯——那永遠年輕的志士，英才——

的殿宇，香烟繚繞，

法樂悲哀，

道士敲經，百姓祭拜；

深山裏的七七，啊，抗戰已經三載：

幾碗素菜，

一面靈牌，

向殉國的英雄們致謝致哀！

這裏，沒有雄辯的天才，

激昂的道出英雄們的犧牲慷慨；

沒有莊嚴淒麗的祭台，

教素燭鮮花放出光彩；

這裏，過客與鄉民，松峯與雲海，

默默的對着靈牌，

只有純誠的熱淚與無言的憤慨！

七七，二載，

那小小的靈牌，

就是一片血海！

這偉大的血海，

這偉大的時代，

每一個紅的浪花都是歷史的光彩！

五千年的古國筋疲力敗，

啊，五千年的文化可恥作奴才！

中華的靈魂喝一聲：起來！

中華的兒女放下鋤頭，離開村寨，

挺一挺腰，緊一緊帶；

道什麼姓名，說什麼利害；

誰沒有家鄉，誰沒有恩愛；

一切拋開！

一切拋開！

中國人，只知道中國可愛！

要什麼宣傳，要什麼優待，

山河可移，愛國的天性難改！

除了自由的種畜田，或作點買賣，

除了子孝孫賢，朋友們和愛，

敢有什麼妄想，敢把誰侮辱！

我們的勞苦就是我們的愉快！

水裏的稻秧，坡上的蕎麥，

肥裏的梨果，畦中的青菜，

馴順的驢馬，肥胖的小孩，

終年的勞苦，終身的忍耐；

只盼不愁吃喝，有些穿戴，

一兩口肥豬，在臘月屠宰，

一半兒過年，一半兒出賣；

早早的完糧，早早的自修；

最好再能攢下幾個錢，存下點家底，

防備着無情的水旱天災！

不幸，人禍像蝗虫似的飛來，

把殺人放火代替了仁善和愛，

霸佔田園，搶劫村寨，

把我們簡單的理想，在生活裏一齊剷開，

啊，我們老實，和平，可也會憤怒。

到了沒食的時候，慘死便不知好歹，
有一對孝順，豈能委屈了雙膝蓋？

什麼湯餚都能執侍，

什麼艱難都能苦挨，

只有殺人滅國的禍害，

是條漢子就不能忍耐！

怎樣裝裝糊塗，就怎樣消滅這禍害，

我們欠賬還錢，也會對付血債！

當我們遇到冰雹旱潦的天災，

把死亡就置之度外；

不怕死，死亡就失敗！

我們曾用衝殺把活路打開！

簡單得像那木製的運牌（？）

也同樣的神靈，這道單的民族變白，

以遠古史詩的雄健，

簡單，可是莊嚴明快，

用血，用血，已經寫了三載。

這繼續在寫，直寫到倭奴的潰敗！

看！對着那默默的靈牌！

懸山裏的同胞默默的祭拜；

在心中却有那偉大的民族獨白；

死的爲牠投入了血海；

活的爲牠預備好「我來」！

像松濤響入天外，

這偉大的心聲排山倒海，

無名的英雄，無名的憤慨，

歷史的積鬱從心裏打開，

天真像兒語那樣可愛！

沒有理想的理想，像蒼苔與野菜，

狂風吹倒了山松巨柏，

却吹不動石上的一片青苔；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河流與山脈，

像石陰下的苔，

像溪岸上築的

我們的脚，心，靈魂，都生根在那塊。

我們種瓜，還是種麥，

或扶着犁，看看斜陽山外，

自己主張，自己安排，

地主和主張哪許別人更改，

況且是教我們去作奴才！

不作奴隸的人們已經起來，

已經起來二載！

哪怕沒有吃穿，管什麼舒服自在！

活着就打，死也應該！

打，把敵人打明白，

明白我們的有所不能忍的忍耐！

尸是山，血是海，

打，打個痛快！

這二尺長的靈牌，

光榮到千秋萬代，

我們的山河永遠不改，

你們爲牠死，我們爲牠來，

請祭拜，來敬哀，

陳告訴，你們的忠魂是山河的主宰！

相信吧，忠魂，對着這靈牌，

我們說，敢死的沒有失敗！

我們說，敢死的沒有失敗！

我們說，

雙石舖——寶鷄

爲了地土，

爲了糧穀，

爲了精神上的自由，自主，

我們的不論管轄農夫，

我們的不論管轄農夫，

沒有進過城市的村婦，
會把犧牲看作坦途，

用血肉把破碎的山河撐住！

這靜默誠實的偉大民族，

到生死關頭，就走土饑寒之路；

忽然，柔順的綿羊變成猛虎，

驚雷急閃眩迷了世界的耳目，

這偉大的民族，可殺不可辱，

文化的直覺在大事上不會胡塗！

求生的本能驅散了歷史的艱苦，

假若呀，我們是溫良的農夫，

像蚯蚓，把砂石變成沃土，

啊，我們的小販小商也同樣的卓絕堅苦！

滾，肩背幾斤絲綢，或零星貨物，

他們不看地庫，只管水陸，

有生意的地方便去么呼；

到青海，到新疆，到蒙古，

到赤道上的南洋，與歐美大陸，

都擋不住他們緩緩的腳步！

說自己的語言，摸索着自己的生路，

錢到了囊中才轉歸故土，

這天賦的才能，自動的辛苦，

把生命與風雪荒沙，奇寒酷暑，

賭一賭輸贏勝負，

他們漂流，他們回顧，

回國故鄉是最終的樂土；

像紫燕經秋兩秋霜的追逐，

展翅向野鳥炎荒飛渡；

當春風把桃柳繪成了畫圖，

一路的歌聲向故巢飛舞！

啊，我愛這偉大的民族，

啊，有什麼言語能傾盡這愛慕！

他會容忍，他會知足，
到時候，他會憤怒！

看今天，爲復仇雪辱，

這不再容忍的民族，

以建造長城萬里的勇敢辛苦，

像山洪衝破了清溪碧湖，

生命，隨着戰爭的泛濫，決開新路。

看吧，這應運而生的雙石舖，

吞吐着陝甘川三省的運輸，

把關中與天水的公路合在一處。

義民們，炮火與恥辱把昨日結束，

忍着流離，忍着饑苦，

却不忍受屈膝與屈服；

來自河南河北，來自蒙難的地土，

國旗是目標，生命，財物，

往西往南，往四處，

有國旗的地方就是疆土。

他們，在這像昨天剛降生的雙石舖，

新搭起草棚，剛擺上貨物，

像歌唱似的把酒飯么呼，

敲着銅鈸似敲着鑼鼓。

幾包香燭，一盤豆腐，

或攤些糕餅，或担些油醋，

幼童與老人，或一對兒中年夫婦，

把流亡，把艱苦，

變成自立的基礎！

不受人憐就不肯屈服，

肯去掙扎天纔相助，

這堅強，這樂觀，這民族生命的豐富，

從流離與死亡找到活路！

啊，這偉大的民族，

剛剛從巴山棧這裏走出，
又向秦嶺衝雲找我們的去路！

秦嶺的雄奇，終南的林木，
一脈奔馳，千峯起伏，

雄渾著他是秦嶺的風度。

橫斷中流，把大漠的風沙截住；

南海的溫風雨雲，飛過巴蜀，

也被截住，把自己裝成明綠的畫圖，

時時給自己一山雨露。

沒有巴山惑人的曉霧，

也沒有八達鎮上的風狂如虎，

這刻對南北的奇峯巨谷，

以北國的陽光，閃出，嘔，閃出，

南國的濃綠，綠到極度，

也明到極度，

像晴窗，在遠塘的晴午，

憑空顛翅，天光與山光明得閃目，

爽朗，爽朗得令人狂舞，

爽朗得令人歡呼！

峯掩着峯，樹藏着樹，

因山，

像些巨人爭着向人間插足，

無可插足，擠在一處，

山頭掩着山頭，腳根踏陷了深谷，

石的身，石的骨，

奇偉的裝束，

襖是白雲，衣是碧樹；

靜立萬古，

萬丈直豎；

巨大的陰影藏着獠虎！

偉大的公路，

急轉直豎，

不住的驚呼，

無情的斜度，

大散關頭，車聲如虎！

過了雄關，漸入坦途；

回頭，青天盡處，

奇峯起伏

越遠越美，忘了困阻，

忘了驚險，看看畫圖。

眼前，展開了北方的景物；

挺拔的高粱，低首的稷黍，

帶着紅纓的玉米美如村婦。

笨重的車，黃土的路，

默默的黃牛聽着小驢叫鬧長呼。

樹葉上，人臉上，都帶着一層黃土，

愛害羞的村女扛着鋤頭

偷偷的，她看着我們過路；

我們，身上是汗，臉上是土。

像些剛被掘出的紅薯，

勇敢而走上寶雞城外新修的大路。

新的路，新的舖戶，

新的氣象是新的覺悟；

這微烟區的黑色的縣府，

幾年前，垂死似的合着雙目，

看不見山中的煤鐵林木，

看不見水利與別的財富；

在抗戰的今天，景色如故，

還是潛水奔流，夾岸的土山直豎；

可是潑關的砲聲驚醒了病夫，

認識了門外的山川是座寶庫！

去取，去取山中水中的天然積儲！

去取，去取由太原開封搶救出的器物！

來，不接收敵人。錢的工徒！

來，不作奴隸的職民義婦！

把拆來的鐵就製成刀斧，
把破舊的機車當作馬達旋舞！
來，你們，熱心合作事業的人物！
將計劃簡單而適當的提出，
以我們的士產，以我們的勤苦，
打下抗戰中的建設的基礎！
轟，車輪急轉，人馬喧呼，
汽笛嗚鳴，馬達突突！
聽，寶雞峽水日夜催促；
北五省的電力在此藏儲；
快，快，用電的速度，
開發這發育東亞文化的高山厚土，
東海邊沿上的繁榮薄如皮膚，
回來，回來吧，文化，回到復興之路，
復興西北復興民族，
牽光輝這民族之母！

寶鷄車站

平津，青島，和大明湖上的濟南，
四大都市，與牠們的山水林泉，
都給過我可記憶的勞苦與閒散，
時時給我的夢裏添一些香甜。
在風雨或月明的夜間，

無論是青島還是平津濟南，
遠遠的，斷續的，我聽見，

——一聽見就引起一陣悲酸——

那火車汽笛忽長忽短，

無惜的，給銷魂的離別以驚顛，

催促着愛人或愛子把熱淚會彈！

隔着北平的堅厚古舊的城垣，

或在青島的接浪的海邊，
每一聽到這淒涼的呼喚，
便想到雪地冰天的綏遠，
或隔江相望的武漢，
多少行人，多少路程，多少情感，
這一聲哀鳴，多少悲嘆！
同時，在山前，也許在河岸，
不管是春雨催花，還是秋雲慘淡，
聲在車間，先把消息送入車站，
把多少憂疑關切與懸念，
突然的變作狂湧的欣歡！
老友們，也許十載未見，
父子夫婦，相別數年，
都手攥着手，肩並着肩，
教熱淚流盡了笑顏！
孩子們，爭着搬動筐籃，

想立刻打開遠地家的神祕的瓶罐，
或嘗一嘗匣中的糕點，

快活得好似過新年！

啊，多少入世的離合悲歡，
都在這不入絃，

沒有韻調的嗚聲裏湧現！

還有什麼，牠更實際，更浪漫，
機械的牠嗚喚，

每一啼喚，却似春林中的杜鵑，
給詩心添加上多少傷感！

從七七抗戰，
在青島與濟南，

天明，黃昏，或夜半，
我聽見，我聽見，

那笛，那戰爭的呼喚！
啊，多麼勇敢，多麼果斷，

拖着兵車，野砲，炸彈，

冒着毒炸，冒着危險，

向前衝去，去應戰，

啊，偉大的中華去應戰，應戰！

有什麼困難再法想變成歎，

那行人羣中的悲歎，

那太平年月小小的哀感；

聽，聽這急迫的霹靂呼喚，

是中華的吼聲與是戰的狂喊！

滾吧，我這去看；

海風把青島的晚霧吹殘，

或要為外灘起來灰燼的晚烟，

汽笛引着車隊，來自濟南，

成羣的矮腿的小商小販，

帶着從中華掙下的銀錢，

或幾包未能賣完的「白麵」，

矮的人，矮的家眷，
都收起往日的驕狂傲慢，
含着淚，低着頭，走出車站；
海邊上橫列着黑黑的一片，
是他們的巨大的戰船，
也逗不出他們的一個笑臉！
在濟南的清靜的夜晚，
笛聲不斷，星光燦燦，
英雄們的列車奔赴前綫，
車外偽裝，柳枝急顫，
車內，沒有燈光，戰士無言，
像怒潮疾走，直到海邊才浪花四濺，
啊，壯士到了戰場，才殺喊震天！
可憐，在初秋的傍晚，
三聲巨響，紅光如閃，
十里外落葉滿園，

震顛了鵲華，震顛了千佛山，
銅的巨橋在泥沙裏攤陷！

那七十二泉的濟南，

不久，重演了五三的慘變；

到徐州，到鄆州，到武漢，

隨着不屈膝的人們流亡四散，

那嗚咽的汽笛就是我的指南！

自從走入巴蜀的羣山，

只有在夢裏才彷彿聽見：

嘔，在北平紅了櫻桃的春天，

賣花的聲裏夾着一聲半點，

那對旅客的輕喚，

使想像立刻飛馳到地北天南，

立刻想讚頌這雄偉的河山！

嘔，那從東海到西安，

常洛陽剛開了牡丹，

穿過大河滾滾的浩盪，

明綠的鋼車馳過明綠的華山！

啊，已經一年，已經一年，

我只能在夢中過，夢中看天南，

那簡單的鳴聲與奇麗的山川！

可是，在今天，

在渭河上微風的夜晚，

我又聽見，

像久別的故鄉的語言，

那汽笛，甜膩的飄蕩在山水之間！

隔着眼淚，我又看見，

那噴着火星，吐着黑煙，

勇敢熱烈的機車躍躍欲前，

像各黨各派團結抗戰，

一輛膠濟，一輛北平，一輛平漢，

不同的式樣，原裝，着尾相連，

每一列都是個合作的集團！
 到咸陽，到西寧，旅客忙了，
 到洛陽，到滄關，壯士赴戰，
 啊，赴戰！赴戰！
 奪回平綏，平漢，和所有的路綫；
 國士是身，路是血管，
 還我山河，要先求血脈的舒展！
 笛在響，車在動，燈光搖亂，
 啊，寶鷄，珍重！再見！

西安

西安，西安！
 黃的土，藍的天，
 古秀的城垣，

問秦漢唐編織不開口邊！

看，漢的槐，唐的碑，隋的寺院，
路旁的酒館醉過詩仙！

看，四郊的山水，村莊，綠田，
每一步啊都是詩的靈感：

秦陵漢墓，綠草青天，
霸橋的微風還記着古代的離怨悲酸；

曲江池，樂遊原，
阿房，未央，上林苑，

沒有了林園，
沒有了宮殿，

黃土幾堆，積水片片，
幾處鴉啼，一林鶯囀，

隨着鄉人慇懃的指點，
豈能想出漢唐的富麗莊嚴！

看，那隨着地心的震顛，

離合無定的雁塔還在城南，

美的缺殘引出想像的完善！

嘔，這不朽之墟，在歷史的春天，

文化之花芬芳燦爛，

創造完自己的錦綉林園，

再吸取異域的眞美至善：

景教的福音，佛國的經典，

和繪畫，雕刻，戲腳與弦管，

當羅馬的陽光向西沈轉

當北海的強盜正用斧戟殺砍，

都像蜂蝶追尋蜜源，

來繁榮那豐富這世界的長安！

每當西北的寒風狂捲，

把上林的花草吹殘，

由西而東，自北而南，

像柳絮因風，像萍隨浪轉，

把文化的種子播散在人間。

像花木遇到海風雨和暖日，

文化在海邊上建起來新的樓閣林園；

冷落了南山，寂寞了長安，

詩人的想像移轉到江南！

像兒女長成，四方遊散，

衰年的慈母關守着家園！

到今天，我們在抗戰，

爲了民族的生存，想起民族的古遠，

熱血橫流，文化倒轉，

由平津，由太原，由武漢，

把新的花木送回故園。

西安，這不朽的西安，

以千百代的智慧經驗，

以千百代的沉毅勇敢，

擦一擦老眼，挺胸而前！
勇敢的他担起西北的防綫，
防堵着大河，緊守着潘關，
關中，這文化的泉源，
先賢古哲的陵園，
神聖，神聖不可侵犯！
啊，老當益壯的西安，
不僅爲抗戰而興奮忙亂，
不僅想恢復了舊日的尊嚴，
也由全民族的衝殺血戰，
得到更崇高輝麗的靈感：
北望榆關，遙接着綏遠；
自己的油田：自己的棉田，
接連着前後套的糧草、皮毛，
綸興鹽；
穿過金佛峽口，越過馬牙雪山，
偉大的公路，打通了甘肅，

到暹羅，到青海，到蘇聯，

劃出歐亞輪運新的紀元；

看，順着黃土層上的隴海路線，

去交結平浦與平漢，

或一直的，在長江大河之間，

飛馳到海邊；

像大鵬雄立高原，

雙翅齊展，昂首向天，

這新中華，世界的西安！

新的中華，嗚，理想不就是夢幻，

以北平爲牛津，到處都是花園，

天津青島擠滿了我們自己的舟船，

西安，那時候的西安，

雖然遠離着海岸，

却以開朗的城市，多水的郊原，

以關中的棉，同官的炭，

以豐富的西北的天產，

以向東向西向北向南，

向國內向國外的交通路線，

以工以商展開歷史的光燦，

教世上所有的言語齊集着西安！

那時候，漢唐的詩景又刻人間，

由韋曲王曲直到終南，

惱人的花色，鳴蛙的稻田，

一路都是公園，

同樣的，千古香暖的溫泉，

有水陸庭與華子崗的藍田，

當端午，中秋，每個休假的期間，

都由早到晚，歌聲不斷，

飽暖的工人，攜着家眷，

和學生，販商，遊警察，都春風滿面，

來休息，來遊玩，

把古帝王的亭台池館，

把美麗的山川，

把歷史的責任，民族的健全，

用平等的享樂分佈在民間！

爲了自由平等的理想，我們拚戰，

將士們，你們忠誠，你們勇敢，

值得千秋萬世的稱讚，

啊，讓我把這更高的福幸，更遠的判斷，

用坦率熱情的語言，

在你們的旗光劍影裏敬獻！

用我們的血保衛西安！

用我們的血創造西安！

用我們的血給歷史添上光燦，

給兒孫留下個地上的樂園！

潼關

當終南雲霧往來如夢，
當華濟泉水溫慰着夜的臨潼，
長安市上燈寂人空，
悄悄的我們辭別了古城。
當早霞把太華的遠峯染紅，
當朝陽把綠葉上的露珠兒照明，
興奮，像剛醒的小鳥展翅飛鳴，
踏上黃土大路，一路的歌聲，
我們興奮的向潼關進行！
嘔，這地球上最廣大的黃土積層，
由甘肅，山陝，鋪到山東，
峭立如山，山上坦平，

一道道，一層層，

黃的高原黃的土嶺，

黃牛在溝裏緩緩而行。

溝裏是大路，小村在山頂，

壁直的土山開着窑洞，

洞上炊烟，洞外鷄鳴，

到晚上，燈光遠遠的映着星星。

嘔，黃的土，黃的水，黃的風，

黃色的樸素，黃色的安靜，

彷彿能聽得見黃帝的音聲！

這可愛的黃土，多麼堅硬，

又多麼輕鬆：

結成山，結成嶺，

結成良田萬頃；

卻又微細的浮動在空中，

微涼的飛入鼻孔；

白天，伴着旅客遊行

晚上，以黃土的大炕伴着好夢，

這堅硬與輕鬆，

乾爽與凝重，

給中原以特有的顏色和風景，

也給北方之強以特有的性格。

這金色的母親給華北以生命，

年年大地有雨季收成，

她生育，她埋葬，多少座都城，

和多少代的英雄，

民族的歷史與民族的鬥爭，

都記憶在這金黃的沙土中。

讚頌，嘔，黃帝的子孫，齊讚頌，

像教徒們讚美那慈善的神明，

來讚頌這黃的山河，黃的原嶺，

讚頌這飛滿天空，

流成黃海的黃沙，永遠流動，

永遠補充，

每一粒沙呀有牠歷史的使命！

讚頌，登上鐵嶺，

我們也拿鎗去戰爭！

那東亞的海寇，以魔鬼的驕橫，

以砲火，以屠殺，向這黃土進攻，

來攻搶這黃潤的麥田，烏亮的煤層，

想教泰山泰嶽在太陽旗下肅立無聲！

這慈祥的大地不再發靜，

以暴雨，以狂風，

掀起滾滾黃河，驚顛了秦嶺，

把和平的農夫一齊喚醒，

起來！從黃帝的臨陵，

到孔孟的葬境，

沒有恥辱，不要消停！

只有勝利才是和平！

黃的飛沙，黃的人影，

殺聲像黃河正在沸騰！

這金子作的黃土，慈祥而神聖，

爲牠去戰，去殺，去犧牲！

保全住黃土，保全住文明，

保全住黃土才解除了苦痛！

聽，這隆隆的砲聲，

以魔的狂妄污辱着晴空，

咆嘯，爆炸，地裂，山崩；

屈服，還是毀滅，向魔鬼聲明！

冒着砲火，我們向滯關進行，

嗚，魔鬼的狂妄，砲火的無能；

看，十萬人家瓦礫縱橫，

不斷的砲火把橋梁街道打平；

啊，怎樣收拾山河，怎樣把房屋修整，

數魔手撲空，數魔手撲空，

響着炮火，我們建起破碎的新城！

用板用沙堆起橋洞，

用板用磚堆起柵欄，

放毒的鴉片鴉片，作着營生，

馳名的醫藥籠在缸中！

這樂劇，這英勇，

把敵人的巨砲，儘管由夜曉響到天明，

當作了除夕的爆竹聲！

無邊的憤恨挽着柔情，

這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城，

要死，就死在城中！

這偉大的固執正像那固執的黃土層，

不動，永遠不動，

永遠以愚拙對付聰明！

看，這黃的山，古的城，

纓纓是千盞百孔。

還高懸國旗，來往着士兵；

英勇的士兵，不遇的百姓，

在困難裏患難結成弟兄。

城裏的淒涼，同胞的苦痛，

激動着城外的壯烈的鬥爭，

每一塊碎磚，每一片血影，

都聚，都明和敵人算清！

看，潯關高聳，大河奔騰，

寬廣的黃水像海浪翻風；

黃山黃水，日在天空中，

沒有雲，沒有影，沒有腿，

一兩隻白鷗茫然飛動；

黃的浪，灰的烟，渺茫無定，

忽暗忽明，忽淺忽深，

有時便湧出一層綠影。

浩浩的黃水無阻的暢行，

忽然夾岸的黃山往一處收攏，

聳立的雄關變成陝道的咽喉；

野性的黃流奔往上擁，

萬浪齊衝，

萬浪齊鳴，

像萬匹江豬噴浪與風；

激怒的黃水，色變金紅，

滾着黃沙，噴着金星，

天，水，風，光，都在流湧。

除了水聲砲響，沒有動靜，

黃牛隊在山溝，火軍藏在山洞，

這慘酷的安靜是在戰爭！

看，壁立的土山上千萬個窟窿

一星火，一聲響，一條黑影，

就引起敵人的砲火飛鳴；

爲維持着交通，還要避免犧牲，
我們勇敢的車手，勇敢而聰明，
沒有燈亮，沒有笛聲，

他把車輛隱入洞中；

他勇敢，他慎重，

耐心的等待，等到三更；

一秒鐘的爭取，一尺路的突衝，

使無情的砲火炸在平空，

無聊的擊落黃土一層！

在山下，日夜，終年，保持着勇敢的安靜，

嘔，英勇的戰士，用銳利的眼睛，

日夜，終年，看着槍上的標星，

不許，不許對厚的敵人出聲，

不許，不許敵馬微微一動，

用我們的槍，眼，與忍耐的安靜，

把敵人——像些老鼠——困死在山洞！

有時候成羣的鴉竄上了小巔，
想控制住巨浪向城裏進攻，
我們的槍比我們的黃河更不留情，
沉著的，準確的，使黃浪變成鮮紅！
在山後，像四面的土山一樣安靜，
像堅實的黃土一樣爽利乾淨，
是我們聽慣了砲聲的嚴肅的軍營。
我們的士兵，嘔，我們的弟兄，
用感動的手腳，耐苦的心性，
調整着壕溝，開掘着窰洞，
把每尊砲，每塊石，都擦洗乾淨，
把戰場變作潔整的家庭。
沉毅的，智慧的，把砲位調動，
出奇的，致果的，給敵人以反攻；
聽，聽我們的砲聲，
山河笑傲，百姓歡騰，

越過山，越過河，粉碎了敵營，
山響，河鳴，回應着勝利之聲！

我們的官長，士兵，

嘔，我們親愛的弟兄，

這樣的勤苦，這樣的英勇，

見了遠客還這樣的和藹謙誠；

在壕裏，聽見了砲聲，

會幽默的給你計算砲的射程；

在街上，指點着淒涼的光景，

感嘆着百姓們的犧牲，

他還沒忘掉五虎上將馬超的英勇；

看，這多麼老的樹，多麼大的槍孔，

那時候，白臉的曹操該怎樣心驚！

靜靜的微笑，安閑的語聲，

他們，嘔，勇敢的弟兄，

彷彿忘記了生命，

忘記了反應着危險的那些開槍；
彷彿是爲瀋陽與黃河而生，
血像黃河的沸騰，
心像瀋陽的堅定，
瀋陽大河的保障是他們的光榮！
官長，士兵，嘔，親愛的弟兄，
嘔，民族的英雄！
祝你們勝利，祝你們成功！
祝你們把這黃山黃水用敵血染紅！

豫西

當理智的權威退讓給武力，
砲火是愚人的最好的遊戲。
就是在暴敵的瘋狂的砲聲裏，

我們互道珍重，相視依依，
與守滄關的猛士握手，分離。
沿着騎士的大道走進豫西，
啊，這棉棗之鄉，廣健的古地，
也從轟炸認識了誰是仇敵。

千砲萬砲向鐵橋射擊，
救黃河的永花隨火花激起

多少金錢，多少兵力，
只賺來，可憐，四鄉八鎮一致的憤激！

看，被砲聲驚醒了的山林與險地，
再找不到十保當年的豫西的雄風！

那使行人阻寒的匪跡，
「梁山」上的人心本就沒忘了忠義，

這無情的砲聲振起英雄們的正氣；

「男子！丈人！」用着中原莽壯的語句，
「去打，去打，跟鬼子拚法才有出息！」

可憐，瘋狂的頭腦還玩弄着飛機，

鄭重的向小小的棉廠施用空襲；

好，不再種棉，我們改種高粱和玉米，

有餅子窩窩更好爭這口氣！

男人去打，女人補地，

連孩子們也快樂的戴上草笠，

幫着鋤草，施肥，放牛，餵雞。

男人去打，女人就担起勞役，

帶着繮籠，扯着小妹或小弟，

走出十里八里，

從河東過到河西，

去搬石，修路，或把高坡修成平地；

或者，趕着牛車，拉來沙粒，

晴天就防備上壞的天氣，

在公路兩旁一堆堆的堆起；

雨後，把黃沙蓋住稀泥，

被汽車飛快的輪送東西，
啊，這可愛的人民，可愛的土地，
都在抗戰中啊顯出了奇蹟！

是戰爭，還是在夢裏？

看，靜靜的叢林一望無際，

微紅含笑的叢兒把樹樹壓低；

看，田上的清風撫弄着麥稈，

把豐年的風聲到處傳遞；

看，沒有時裝，不懂什麼婦女問題，

那些梳辮兒的村姑，黃面的婆媳，

會代替男人，比男人還要精細，

把天時，地利，與人和配齊！

當我們在叢林裏休息，

那安閒的樹影，與香甜的空氣，正米

彷彿是在淵明的詩境裏；

當我們到叢林裏去避空襲，

老幼都匆忙的把牛馬掩埋，
靜美的田園，緊促的呼吸，
赤裸的頑童把手腳抓緊了大地，
這忽靜忽動，忽緩忽急，
這田園的詩景與殺人的利器，
使現實與夢境縮短了距離，
這不是夢，而是個謎，
歷史的美麗是軸的謎底！
我們是熾癡，還是秀氣？
誰敢斷定，敢斷定的必遭打毀！
生活的鬥爭是歷史的延續，
五千年不止，因為我們永不休息！
不休息，不休息。
今天，我們的人，我們的牲口，連我們的國地，
都拿出那永不死亡的力氣！
這簡單的謎迷住了東洋的智力，

只好用砲火飛揚安撫他自己！

嘔，砲火，砲火，飛機，飛機，

一路上，我們看見砲火的劣跡，

一路上，我們迎送着空襲。

啊，魔鬼的聰明值得感激，

替魔鬼宣傳的是他自己！

巨大的鐵橋，在陝州，在文底，

都在魔鬼發瘋的日子飽受轟擊；

在白天，還是陰慘的夜裏，

砲的聲，砲的次數，砲的炸力，

每個村童都記得清晰，

這一代，世世代代，永不會忘記！

在陝州，當我們正從車站走向城裏，

聽着河潤橋邊石水相激，

遠望着山城的衰殘的美麗；

那黃的山坡，綠的田地，

恐怕呀還留着斑斑的血跡，

營中條的血浪殺聲向大河波瀾，

這靜靜的古城曾看見侵略者的魔旗，

也看見，嘔，誰能不牢牢緊記，

敵兵在綠草黃波裏掙扎着最後的呼吸！

我們正讚美那光榮的中條戰役，

晴美的空中波動起殺人的信息；

一眨眼，地面上已沒有人的蹤跡，

給屠殺的鬼便以詛咒的靜寂；

車站上，以在徐州，在開封的砲火裏

搶救機車與車輛的勇敢精細，

敏捷輕巧的都找到掩避。

一會兒，那毒狠的銀鷹已到河堤，

安閒的旋轉，忽高忽低，

分開，集合，谷而復離，

最後，以恐怖的呼嘯，顯出毒狠的得意，

準確的把炸彈投在空地。

十齡的小兒被破片殃及，

短短的白禿已如血洗。

白髮的老人，是祖，是父？將他背起，

老人無言，孩低泣。

默默的，緩緩的。在大家的憤怒裏

走向綠陰中的短短的草籬，

啊，走向永遠的血的記憶！

這默默的老人，是作生意？

還是種着薄薄的幾畝田地？

要不是這橫禍奇災，

也許一輩子不曉得國事的危急？

今天，默默的把孫兒背起；

默默的，他可是認識了誰是仇敵！

洛陽 (上)

不曉得爲什麼是這樣，
在我心靈深處那有音樂的地方，
覺得最好聽的地名兒是洛陽。
營色彩與音聲來會見詩的想像！
往往我顧着地名的音響，
把釉染成淺綠，或者嫩黃，
像完美的鴉鳥，棕色相彰。
就是這樣，當我每一聽到洛陽，
在心眼裏——我並沒到過那個地方，
彷彿就覺到一隻彩禽在花林裏輕唱！
啊，今天，夏雨輕洒，鼓樂悠揚，
那一向存在心中的景像，

變成了眼前的異強風光。

首先，我們去慰問，去拜訪，

那慣戰的士兵與統戰的名將；

從他們的言談，從他們的信仰，

我們看見了關封，信陽，中條與太行，

使全世界興奮的那些戰場，

怎樣在消滅，怎樣在掃蕩，

怎樣以勝利榮耀着和平與解放！

不慌不忙的他們緊張，

不卑不抗的堅持着信仰，

這信仰，來自經驗與胆量，

像五月的南風，和暢健康，

把勝利的花香吹送到戰場上。

借着他們的心智的明亮，

我心上的浮雲變成晴朗的霞光；

每當敵人猛攻，我們就冷靜的避讓，

在敵人鏖戰的時間，鏖戰的地方，
都教他像剛進屋裏的蒼蠅那樣猖狂；
我們等著，像獵戶等看虎狼，
步步隱藏，步步不放，
等着我們的時間，我們的戰場；
微暮煙流暗了荷塘，
好動的蜻蜓都落在荷葉上，
我們從容的伸手，便夾住脆弱的翅膀！
就是這樣，我們在中餘無太行，
每次的勝利都記在「我們的」歷史上！
由他們的言談可以想到他們的氣相：
沒有日耳曼武士的粗莽驕狂，
也不像勃忠王室的驕矜與武將，
以金珠錦綉裝飾起威振四方，
瀟灑的氣度，單簡的戎裝，
心裏的精誠煥發在眉宇上，

他們隨便，他們和祥，

自信之信人，給別人以信仰，

像雨後新竹那樣堅美清揚，

啊，這新中華的柱石與希望！

在金谷園中，天津橋上，

或周公祠裏，哦，快樂的時光！

借着歷史的光燦，花木的清香，

我們看，聽，不用再勞動想像，

那新史詩的人物怎樣在生長！

順着郊外的大道，槐柳成行，

我們到古靜的菴院祠堂，

去憑問爲國流血的弟兄與官長，

在大殿上，或東西兩廊，

那些英雄靜靜的伴着佛像，

把痛苦與寂寞都忍在心頭上！

每個人都有些使歷史光榮的話講，

可是守額了紀律，或因為氣力不驗，

只用微笑回答着拜訪，

哪，有什麼描寫動盪，

能畫出這微笑的悲壯與悲壯！

這無語的微笑竟劃開了整個的戰場，

感傷的淚滴苦悶的呼吸，與希望，

苦悶的淚滴與民性的善良，

都在這一襲寒風雨後的陽光，

把希望與光明籠罩在派雲上！

在院裏，閒倚着老松，或拄着木杖，

已能走動的壯士，佩着十枚章，

步履緩緩，臉色淡黃，

提起戰事，話短必長，

指着戰場，指點着戰場！

指着青天咒罵着海盜的強梁！

我們該有多少歌曲，多少文章，

寒風，來拍搥，
這血肉的犧牲，事實的悲壯！

該有多少戲劇，到處演唱

這最戲劇的行動，啊，關係着存亡！

該有多少圖書，多少酒食，多少衣裳，

從精神，從肉體，來感謝與調養，

這些災難，嗚！你我同胞把熱流血在了沙場！

在另個裏院，原諒我不能指出地方，

隴海的職工也同樣的值得敬仰，

冒着轟炸與炮火，他們奔忙，

把性命完全交給了責任上！

耳聽鑼聲響，必擔任車輛，

車子的安全是良心的保障！

借着夜色，或借着星光，

由黃昏裏直趕到天亮，

趕修那炸毀了的路軌與橋梁；

爲了軍需，衝破漫圍的火線，

爲了增援，與弟兄們一同趕向前方；

雲陣地轉移，砲如雨降，

每一件國家的器物都重於死亡！

不幸，時間與心願各不相讓，

敵人的利刃加在脖梗上，

爾海的職工絕少投降，

有的被殺，有的逃口——

要着殘茶剩飯跑到洛陽！

看，這簡單的病室，擠滿了小床，

裹着腿，纏着頭，吊着臂膀，

每一條細帶是民族之光！

啊，血的組織滋潤着天良，

弟兄們，祝你們早早恢復健康！

把死亡，啊，把那可恥的死亡，

由你，由我，由國法與天網，

加給那些沒有天良的混賬！

洛陽(中)

與我有緣的洛陽施了留客的計巧，
 數豐年的大雨沖斷了洛陽橋，
 這北方的天，北方的情調，
 一塊黑雪就是萬頃驚濤；
 沒有照江南的細雨，輕打着芭蕉，
 更沒有燈影花香，滴到天曉；
 在這裏，香氣未銷，冷風已到，
 斜來的雨點聲重如雷；
 可怕的黑雲，撲過遠山，
 追著飛鳥，
 一會兒，天地無光，雲騰海嘯；
 千萬條瀑布合成一條。

翻騰的大海向地上傾倒；

水在急流，水在歡跳，

只有一個聲音是水在呼叫！

一會兒，像有什麼心事，急在脫逃，

那暴雲，捲着雷閃，到別處鼓噪。

遠遠的架起七色虹橋！

這時，忽雨忽晴，青天與旅客忽晴忽笑；

聽着雨聲，趕路的希望在心中縮小，

看着晴空，晴空又必定招來警報；

無計劃而是必然的，去訪問友好，

看一看市面，剛步到四鄰，

用緣分與命定減少焦躁。

英雄偉人未必是虎目熊腰，

同樣的，洛陽的城市並不雄偉與難闢；

小小的城，窄窄的道，

正像洛陽女兒活潑短俏；

啊，洛陽女兒，連中年的孀婦，
都穿起短衣，放棄了長袍！

不甚熱鬧，可也不甚蕭條，
雖然萬惡的敵機不斷的提擾。

像孔雀開屏，這小城，尾大身小，
奇美的古蹟展列在四郊。

走過了廉節聽鵲的古橋，
密密的柳陰護着大道，

宋代的亭園，烟霞的笑傲，
今日啊是油油的綠田與青草！

路旁，小小的村，小小的廟，
安樂窩中，赤體的小兒說是姓邵。

順着柳陰，踏着青草，
暖風，把金色的陽光吹入田苗，

再以陣陣的清香招我們談笑。
未到龍門，先看見紅牆綠柏的關廟！

廟內，開朗的庭院，明淨的石道，

蕭敬的松影把神祠掩罩；

怒目的關公似憤恨難銷，

面微側，鬚欲飄，

輕袍緩帶而怒上眉梢；

可是，神威調飾着怒惱，

凜然的正氣抑住粗暴。

這設置的崇高，表現的微妙，

應在千萬尊塑像裏爭得錦標！

在後殿，像短龜小，

以老太婆的心理供養着神曹，

關公在讀書，關公在睡覺，

把敬畏與虔誠變成好笑。

在殿後，松陰靜情，

護蔭着關帝的神亭和嘉表。

據說，另有帝廟與神祠位在東郊，

地形與史事都較爲可靠；
爲爭取鬼神，自不容假冒，
兩鄉的百姓，從久遠的年代直至今朝，
還憤憤不平的彼此爭吵！
沒有時間，詳加檢討，
我們便給面前的帝墓，即便是偽造，
以應得的敬禮與祝禱。
參拜過陵廟，轉回大道；
山，河，與偉大的橫橋，
引我們向龍門飛走歡叫！
領路的老翁，像一切的引導，
帶出隱士的神情，學者的驕傲，
以爛熟的韻語讚美着樹秀山高，
一泉一石彷彿都有無窮的秘奧！
他指揮，他稱道：
珍珠泉，蓮花洞，唐朝的古廟……

事實上，這裏水不奇，山不高，
龍門的名貴是平的創造！

千佛萬佛，像佛海狂潮，

佛洞佛岩，佛的像，佛的宮闈；

小不盈尺，千座浮雕，

石壁上銘刻起萬千聲佛號；

大可數丈，佛光遠照，

使血肉的人間同登善道！

這信心，在唐代與六朝，

把藝術的光輝寫顯着宗款；

愚子凡夫，顯貴富察，

爲疾病死亡，或平安壽考；

以十丈蓮台，莊嚴勝妙，

或半尺菩薩，心虔力渺；

來祈求，來答報，

那平等的慈悲，與光明的威名！

金錢戲騙者技巧

超越的藝人，優厚的酬報，

參考着佛士的意趣，希臘的絲線，

以人體之美表現神的微笑，

東村的牛欄，西鎮的阿貓，

只有限的金錢將心顯露了，

只求佛多，不問精巧，

呆板的菩薩，結羣成套！

風雨千年，石爛神凋，

人間的劫亂，洞冷僧逃，

斷臂折頭，神啊也難自保！

趁是那精心的製造，

越容易引來捕獲與劫盜，

有些平凡的小佛倒能幸免淫暴！

啊，龍門，嵩山，宗敎，

這醜陋的人間哪，破壞多於創造！

二十年前，寫下龍門橋的詩草。

每逢把拓頁展開，欣賞着它的稜角環美，

我就把龍門，任着想像的盪漾，

想成最雄奇偉麗的人工天巧；

今天，仰着刻石，俯視着河水滔滔，

我沒有失却，可也沒有忘形的歡叫，

也許是美的缺殘，使欣賞變成憑吊，

離開佛洞，越過橫橋，對面，

白香山的廟裏，傾着秋雨春潮。

嘿，誰能想到，誰能想到，

莫非人生真是夢的資料？

誰能想到，哪裏有的改寫？

王禮錫啊，詩的新花正當春曉，（註）

會來與香山分享龍門的寂寥！

大雨，阻住我們南去憑勞，

同樣的也延遲了他的北方神祕；

不可除時，不分遲早。

我們相訪，我們談笑。

勇敢的禪師，專無大小，（五）

都溫柔細膩的親自操勞；

眉着燕巢，感風暴，四下裏奔跑；

還想讀詩，想着感傷，

白雲想開翅的怎樣耐寂寞。

開他離戰退在荒涼，從容驅走了煩惱！

含着笑他想像的肩背竟凝結着兩脚，

這摩法法偷渡水郊，已滿着敵人的步哨，

天夜黑如漆，鬼火閃爍着而水雷轟，

摸到戰場去聽槍炮天雷；

真真在天亮的時節看到中條地，

而前後及面後，其其種窮苦窮絕微笑，

身在洛陽，時的想像果是永遠孤遙，

却也不肯忘了稱讚院裏的花草。

誰能想到，這勇敢與勤勞的社會！
 天地不仁，竟以死亡相報；
 今天以疾病折磨，在荒山古道，
 才使壯美的詩心花殘月奮！
 當我在香山祠外從容瞻眺，
 在那有梧桐與木槿的城郊，
 是寫着小時，或是對花微笑，
 啊，那遲遲不去的微笑！

不久，就是在這裏，誰能想到，
 這香山墓旁會添上了你的新墳細草！

註：禮錫先生回國後始作語體詩，且謂將來亦不再

用文言。

洛陽(下)

多麼驚心，啊，歷史的興廢！

看，洛水在南，邙山在北，

首陽與伏牛遙遙的斜對，

地勢的雄奇，山水的明媚，

當年啊，異草奇花，英雄薈萃，

是唐詩與宋詞裏的錦繡都會；

金魚玉盤，即使是鳳去龍歸，

七十二皇陵的北邙啊，還有死亡的富貴！

今天，夜雨朝陽使遠山明翠，

河柳依依，動心的晴美，

在哪裏，哪裏，是那幾代豪華的都會？

除了北邙上的茂草荒碑，

我們看見？嘔，真願沒有猜到——

古宮舊陽殿，那麼容易摧毀！

汚濁的小村，狗啼犬吠，

綠樹綠田。村童騎着牛背，

難道這還是玉璫遺跡，

帝王的宮禁，金闕的天威？

那圓都的城垣，天子的捍衛！

就是白馬外的黃土幾堆？

是什麼風暴代替了玉笛橫吹？

是什麼刀火代替了寶馬金龜？

幾千年的雨露，酒歌花肥，

明樓翠袖，十萬紙眉，

一旦哪，盡化飛灰！

我們穿村過寨，渡過洛水，

踏在兩段田間的濕潤的土背，

或與水蝶分享着河堤的草跡，

去看那出土的大晉古碑，

好證明古代太學在古洛陽的地位。

田上的香風，遶林的靜美，

使人欣喜，使人欲悲；

昨日的瓊樓玉宇，今日的塵灰，

人類的悲劇是人力的浪費；

滄海桑田，使歷史遲進而急退！

看，這窮苦的村落，污穢成堆，

街心的積水，蚊蠅交響爭輝；

就是在這裏，臥着那學府的石碑！

「大晉龍興，三陽辟雍」，嘔，碑文的完美，

與石面的凝滑，隸書的名貴！

見哪一次戰爭，災害，使歷史陰晦，

把一千幾百年的光輝，

掩藏土內；

到今天，彷彿順着命運的指揮，

在這沒有書聲的地方使今人斷魂！
鄉人前引，我們結成考古的小隊，
看那出土的地方，決定太學的方向；
在芝蔴與玉米的綠影裏一小坡發堆，
恰恰與古洛陽的遺痕相對，
石經的殘片，與大晉的墓碑，
都在這裏，偶然的，與老農相會。
我們要歡呼，嘔，山川與智慧，
這是南郊，這是太學，古洛陽的珍貴！
文化假若是呼吸呀，武力是肺，
任他風狂雨暴，疾掃橫吹，
肺葉的堅強把危亡粉碎！
今日呀，我們的蘇杭，那天堂樣的都會，
也^像像這無抵抗的古城，受着摧毀！
書史的幽香，園林的秀美，
都被東海的狂風一夜吹碎！

德，還有那學校之城，光耀着華北，
德花的青銅，潔雅的設備，

今日竟也垂首低眉，

在皇上的脚下默默的萎憊！

燦爛的文明，像癱瘓的醜美，

隨風的塵埃，散精神頹廢！

一雙鴉，一隻蜂，都曉得自衛，

用他的翅，牠的刺，牠的嘴，

爲保護巢房，捨命去敬謝！

這一代中花兒女的光輝，

要把英武與剛強替換了民族的衰廢；

我們要以戰爭把戰爭打回，

我們這文明就必須把野蠻「打」退！

啊，古代的洛陽，今日的蘇杭與華北，
是多麼，多麼驚心可畏！

我們登止要抗敵，我們應爲抗敵而迷醉，

糧價啊，文化的生存，第一是自糧！
 依依不捨的，我們向堤岸評回，
 借了隻舢舨，以過落水。天
 遠處的，搭古台高，林幽影碎，
 便我們快步如飛，
 忘了半天的饑渴勞累，
 去看，看那中原佛法的朝暉，
 中華佛寺的始祖，嘔，萬歲！
 白馬寺還在人間，白馬寺萬歲！
 給廟名，給山門，以提明和點綴，
 門前宋朝的石馬靜立相對。
 出自好古的熱情，或出自懺悔，
 各地獻金，使衰殘變爲壯美：
 山門大殿，清朝光輝，
 木石都依古修飾。
 莊嚴而生動，濃澁着慈悲。

那些全身是藝術的教海，

以人世的衣冠道出佛的真味，

使人忘了點什麼，却增了些智慧！

勝摩，竺法蘭，嘔，使舌齒生香的法諦，

望着洛陽的與紅霧醉，

望着北邙的花殘月墜，

在清涼的古台，給人世以清涼滋味；

以佛的經，佛的智慧，

豐富起中原的文心字彙，

教詩成與思潤去探靈靈的幽美，

把藥壘的蓮花培植在孔孟的園內，

院中，二大師的陵墓相對，

左右，二大師的殿宇相配，

院東，舍利寶塔伴着狄梁公的墓碑，

後殿，清涼古台帶着歷史的幽邃。

我們瞻拜，我們玩味，

古寺古城，存亡與廢；
踏着斜陽，回到洛陽——抗戰的營壘，
啊，新的洛陽營壘，必須，是抗戰的營壘！

洛陽——葉縣

冒着空襲，我們渡河；
在隴門，對着那無語的石佛，
我們聽見炸彈遙遙的投落；
望一望洛陽，我們默默！
這血的瘋狂，血的饑渴，
朝朝夕夕，在這歷兩年多，
血的花到處結成了仇恨之果！
我們相信，以你的久歷風波，
洛陽，以你的從容不迫，

一定能以正統的寶劍金戈，

取勝，而且肅清，渾血的罪惡！

這時，近午的陽光毒烈如火，

我們回到錢上的小店裏避一避蒸熱；

過路的驢馬與牛車，

也都暫停，向陰涼裏躲躲；

滿身是汗的車夫，面色焦黑的旅客，

拉一領席，顧不得解決饑渴，

找個地方便合目而臥。

窮困帶來蕭條，疲乏產生靜默，

連賣瓜的小兒都懶得吆喝。

兩個大瓜，一些熱氣，

在著蠅的包圍裏散了餓渴。

兩條茶葉或兩張小桌，

我們橫臥臥臥，

詛咒着蒼蠅，安慰着塵塵。

嘗過客與馬牛，結束了寂寞，

我們也辭別了永遠靜靜的龍門古佛。

一路上，看着豐美的田禾，

與男女老少的辛苦勞作，

又使我們唱起戰歌，

忘了疲乏與炎熱。

遠遠的，我們聽到號聲起落，

綠陰裏的十里鋪上士兵集合；

號聲的，向我們招手，請我們停車，

嘔，官長的殷勤，士兵的親熱，

一定教我們去鋼鐵中休息片刻！

士兵的勤勞，剷除了鄉村的污濁，

乾淨的街道，樹影兒婆娑；

綠陰下儂人的大瓜，皮薄水多，

還有幾雙白雞把綠蟲兒啄破。

親熱的握手，握了再握，

真誠的笑聲是友誼之火；

涼的瓜，熱的茶，給客人解渴，

古廟的松亭下主賓分坐；

受訓的青年來請演說，

赤腳光頭，規矩而活潑；

官長們的要求是精神的饑渴，

可帶來新的書籍，新的詩歌？

大家興奮，彼此張羅，

這萍水相逢的一刻，

從抗戰的艱辛產出團結的快樂，

像老友在他鄉相會，語爽情多。

默默的斜陽以陰影的加長向行人威嚇，

我們必須趕程，雖然依依不捨。

趕到臨敘，太陽已落，

借着圓月的清輝，找到住所，

竹樹清幽，花影兒被人影兒碰破。

放下行李，城河橋，

踏着月色去找些吃喝；

街上老樹合抱，人稀影多；

找遍了飯館，走盡了城郭，

找不到一點兒燈明火熱；

啊，這老城還是日入而息，日出而作，

遲到的行人只好忍了饑餓！

望着月明，束手無策，

苦笑着，我們走回宿舍，

對着月下的梧桐，我們高臥，

聞一聞花露的清香，幻想着魚肥酒熱！

早起的林鳥有蟲兒好捉，

我們也趕早起齋戒解破。

與朝陽一同起身，好趕完這一天的工作：

首先要慰問傷兵，然後，假若時間許可，

去看那高松裏的佛閣。

古晉積寺裏的雲彩與色；

然後，雲騎波過汝河；

據說，河上的橋樑已被大雨沖破。工

天長人早竟搬了家。

霧氣還沒散，我們就走上松裏的山坡。

山平水淺，奇松萬株，

松在山尖，松在溪側，

松在橋畔，老根把橋板橫托；

枝稀幹挺，似劍似折；

蒼翠萬態，綠滿了山頂山澗與山坡；

蒼翠萬態，可是青青的一色，

綠的樹，藍的天，黃的土，悅目的調和。

靜和產生明翠，靜靜的空氣似蕩着綠波。

山雖在之水雖淺，借看這奇松萬棵，

却給詩人以清曠和灑脫。

寺裏，靜靜的佛堂，層層的院落，

碑甚高，猶是宣和，

寶塔雖低，而形勢古拙。

院後，亭下的泉池動着微波。

嫩青松根，潤着苔色，

流成了小溪，教信蟻與青蛙全部快活。

心裏的青山未斷，眼前已是滾滾的汝河。

兩岸的荒沙，橋低水闊，

沒有樹陰，一片蒸熱。

赴戰的壯士，半夜裏就在岸上集合，

還抱着信刀，在沙灘上呆坐。

渡船人多，人攔馬攔，

浪猛河深，又無法泳過！

大家默默，心急如火，

看那長橋，只在浪裏出沒！

艱苦的軍才見着軍心的振作，

看，看這些弟兄，忍着饑餓，

汗如雨落，一聲不響的待槍端坐！
這鐵的軍人，經過紀律之火，
有鋼的堅硬，棉的柔和。

設若呀，有好的槍砲，便利的舟車，
他們必能攻無不取，戰無不克，

世上最良的軍隊是在中國！

日已當午，我們才過河，

找不到大樹，我們便將就那小棗棧槐，

葉小影微，只好半蹲半坐，

看着那發光的小棗，像綠珠萬顆。

然後，慢慢的找到區公所，

也就找到西瓜與綠豆。

午後，斜陽尚高，已望見葉縣的城堊。

一塊黑雲，風急因惡，

是雨？是風？謹慎是行人的上策。

我們就進了那靜靜的城郭，

一會兒，果然雷聲雨濛。
這樣，我們便作了葉縣的不速之客。

南陽

南陽城外，白水漱着黃沙，
南陽城內，人靜街狹；
繞城流水，楊柳啼鴉，
城中小巷，靜靜的人家；
燈昏店小，窄巷裏琢玉沙，
玉杯玉筯，雕玉如花；
哪裏來的那半街殘磚碎瓦？
是什麼無情的災異毀房倒屋塌？
難道這古城的靜雅，
也是罪，也得屠殺？

這仇恨，有什麼仇恨比這再大？
沒有理由，這仇恨逼了蘇特！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只有殺，只有打，

只有這原始的方法，

這仇恨，這恥辱，才可以雪刷！

看着場中的爆炸，

更愛聽曉色裏的軍號激發。

青青的廠堦，五色的朝霞，

雲草之間長斷着戰馬；

炮車輕響，軍士無聲，

齊一的心，齊一的步伐，

踏着青草，步開胸襟，

步馬工砲，盡是青年愛國之花！

看，看那軍旗，曉風裏莊嚴飄洒，

是抗戰的先鋒，是寶血的精神，

領導着健軍，到處給敵人，鞭撻。

牠曾高揚在南口的峻嶺奇崖，

播蕩着饒饒像風捲荒沙，

在牠的尊嚴光彩之下，

沒有退避，只有衝殺，

每一條漢子都忘了身家；

這精神，教鮮血染赤了南口的風沙。

教狂傲的「皇軍」知道了懼怕；

一個人也打，

一口刀也殺，

就是刀折鎗啞，

南口的山石還會粉碎敵馬！

這無畏之旗，無冬無夏，

在戰場上飄揚；軍心上高掛，

永遠是紅豔的勝利之花；

帶着居庸南口的血色如霞，

又在台兒莊上吐放光毒。

對着這旗，對着這人馬，

啊，是什麼烈焰千丈，明徹了天涯，

使我顫抖，使我淚下！

有什麼詩的言語，言語的精華，

來稱頌這精神，這偉大！

有什麼值得奉獻的異卉奇葩，

一一的來光耀這銅盔鐵甲！

找不到花，找不到話，

只有默禱，這正義之旗勝利在東亞，

以我們的鮮血培出和平與正義之花！

向軍隊獻了旗，和民衆說了話，

晚間，戲劇，唱歌，一堂雜耍，

青年男女，精神煥發，

以藝術的表現向暴敵誅伐。

十二歲的小兒扮作鄉下的老人家，

吸着漢烟，披着白髮，
一言一動都老到圓滑。
這神聖的抗戰，像春雨催花，
給聰明才力以普遍的啓發，
教弱者敢打，
教懦者不怕，
教啞子會以歌詞歌詠道出心話！
這十二歲的娃娃，
將隨着敢抗戰的中華，
與剛降生的中華藝術，一齊長大！
啊，我們的新的國家，
那將是多麼美麗的鮮花，
牠會舞，牠會歌，牠會畫，
牠有武有文，剛健而文雅，
那才是真正的強敵之邦，和平而偉大，
那禮教來自人人快活，事事美化。

每個人的尊嚴都像奇珍無價！

爲了看漢代的石刻，去拜瞻古刹，

玄妙觀的禪堂也遭過轟炸！

殿閣層層，院落宏大，

松影疏疏掩不住葡萄架，

綠陰之下道人獻茶；

樓閣裏一半兒香花一半兒瓜，

一座茅亭供遊人閒話；

漢代的天祿辟邪臥在晴光下，

靜看着凌雲花兒在松枝倒掛，

青天綠樹，金黃的大花，

有什麼能美過這天然圖畫！

風靜花香，雲開寺雅，

令人頗想換上袈裟！

可是，車輪又動，趕早出發，

真好啊，把流離奔走當作出家！

臥龍崗下萬頃桑麻，
臥龍崗上林光如畫，
天光尚早，忙裏偷暇，
到了南陽還能不瞻仰那隆中對語。
廟裏，樹影生涼，楹高柏大，
茶亭與碑林分列在兩廊下。
武侯的金身似欠瀟酒，
呆看着龍前的篋筒與神爐。
殿後，小小的茅廬半要傾塌，
庸俗的題字東抹西畫。
後殿裏，案上攤書，地圖張掛，
利用着古祠增高文化，
關張在旁，中間兒塑着君臣對話；
造像的平庸實無可誇，
衣冠的親切却跨過了虛渺的菩薩。
躬耕南陽，就在這裏，是真是假？

恐怕呀，敬賢的誠心超過了史的估價。
 湖北的隆中，聲名更大，
 英魂若有知，到處爲家，
 把鞠躬盡瘁的精神播殖到普天下去！

老河口

城裏是田，城外是田，
 一片兒玉米，一片兒藍澁，

靜靜的城垣，

把綠的風光截成兩段；

身在城裏，漫疑是郊園，
 怎麼不見稠密的人烟？

忽然、柳林一片，

灘鼓喧天，

三步一家茶館，

五步一座戲園，

河南嗓子配着單調的絲絃，

漢調京腔爭鳴着鼓板，

如雨的汗，

不斷的烟，

由東的馬戲人海人山；

柳陰下，大道邊，

五光十色盡是小攤，

私貨雜着土產，

瓜棗配着冰凍，

南腔北調的吆喚，

九州四海的吃穿；

成排的草棚，各方的飯館，

鍋杓交響，酒辣魚鮮，

同時，小亭在溪畔，

球場在林間，

壯丁操練，

士女遊玩，

歡笑的小兒女打着鞦韆；

驚心的標語林外高懸，

通俗的壁報字大如拳，

高尚的娛樂盡力宣傳，

哪天游泳，哪天賽船，

賽球賽馬，都寫在門前；

小孩們唱跳，百姓們遊玩，

人羣裏面來往着軍官，

一道玩耍，一道談天，

大家回樂就一樣的尊嚴，

露天的戲台，人人白看，

到晚間，燈明如晝，柳影婀娜，

老幼男女，靜立成環，

兒童們唱歌，還加以表演，
且歌且舞，聲和步圓，
小小的領導年方十二三；
話劇京腔都宣傳抗戰，
台底下一陣兒興奮一陣兒悲酸；
看，日本的俘虜也參加表演，
一個高歌抗戰，
一個金斗連翻，
彩聲不斷，掌聲震天，
只要投誠，便以誠相見，
大國的風度不記前嫌！
這是河口的公園，
這是戰時河口的風景綫。
柳蔭以外，公園的門前，
緊鄰着市區與商店；
窄窄的街衢，高牆深院，

重要的商門兒半掩；

三步一家旅館；

五步一家飯店，

戰爭是風，遂飛萍轉，

戰時的繁榮，繁榮了客棧。

穿田小街，脚下就是河岸，

大小的木船，

高矮的桅杆，

水上的人家男呼女喚，

江風淡淡浮動着幾處炊烟。

北通豫陝，下走襄樊，

水陸車船集中在這一點，

那麼熱鬧的公園，

那麼多的旅店，

小漢口的復興說明漢口的淪陷！

這浮動的繁榮虛掩着悲慘。

以肉身作資本的女兒就有好幾千，
有的是靈魂風轉！

有的是家破人亡，以恥辱換來茶飯，
民族的清白，啊，只能以抗戰清算！
在這虛浮的繁鬧裏面，

却有一股鳴聲不大的清泉，

流到桐柏，流到襄樊，

流到大洪大別巖座雄山，

會合着血的渠流，血的溪澗，

浩浩蕩蕩，流成了血的長川；

牠以泉的清明，血的激蕩，

鎮定如山，疾馳如箭，

教暴敵的騎狂變為羞慚；

與這清泉為伴，

詩人彈弄着琴弦，

多少超人的勇敢，

多少血肉的奇談，

在桐柏山前，在襄河南岸，

每一個故事都是哀痛的詩篇。

這清清的泉水激動着那血的長川，

今夜出襲，明朝應戰，

最近的目標是奪回武漢！

河口的風光只表現了這清泉的一面：

牠的從容，牠的恬淡，

沒有激鳴而氣度明遠：

假若政治方面有良好的根源，

或及時的能有新的樹建，

使軍民同戰，軍政相聯，

像兩溪清水合成綠川，

那襄漢之濱與山澤之間，

將有多麼更多的殘敵的爭戰，

隨着大江東去收復河山！

裏樊

在這古邦，真的，連天時也會作嘔；
綏遠的黃風使倭奴胆寒；
中原的急雨敵敵馬深陷；
借着風雨聲聲，風雨的昏暈，
我們奇襲，刀槍是閃電；
送命的敵兵說也可憐，
也許正夢着櫻島月圓，
也許正夢着美女金錢；
刀抹了哨兵，連賊也未喊，
輕快的我們爬過牆垣，
雨聲蕭蕭，刀急如閃，
結束了一片夢裏的依戀與兇殘！

拉了馴順的大馬，攥了槍枝子彈，
不像打仗，倒像割穀收田；

哪一位壯士不笑着誇讚：

好雨！好雨！濕透我們的征衫，

可也潤透了我們的良田，

還給啊敵營落了炸彈！

當我們正要走向襄樊，

連陰的大雨又把公路沖斷，

敵馬與砲車正陷在泥灘，

我們却從容的上了木船。

南方的天色，北地的田園，

穀子玉米，青青的兩岸，

青到遠村，青到遠山；

我們看雲，雲來雲散，

我們看山，山光深淺；

雲來，綠田色暗，

雲開，閃出青山一綫；
雲光萬變，水聲不絕，
水聲澎湃時急時緩，
岸上的鳴蟬隨着風兒偏北偏南。
嘔，這原始的木船，
在科學的時代使人歸返自然，
誰能不以淵明爲開散，
寫幾句淡如流水的韻言！
夕陽欲沉，鷓鴣舟聲，
入了黃昏，水聲越發淅淅越慢！
猜想幫忙着雙眼，
暮色裏看到襄樊！
襄樊，多麼古遠！
襄樊，又多麼清鮮！
那麼多的歷史難道都是昨天？
多少代的英雄與爭戰，

多少代的詩境與江山，
從歷史的青春，自我的幼年，
就那麼嘩嘩燦爛，香滿了心間，
今天，在這微茫的兩岸，

都立在我眼前！

長緜的樊城，波影燈光微顫，
古秀的襄陽，連個燈光也不見，
是抱着什麼詩裏的辛酸，

還是什麼現實的幽怨？

捨了木舟，跳上微濕的堤岸，

在樊侯祠內，一夢如烟，

城遠聲稀，波平柳暗，

來襄陽的祠堂相隔不遠，

幽然與我們相伴。

清晨，把錦旗向忠勇的軍人呈獻，
晚間，看廣西的女兒把歌劇扮演，

看過了樊城，長長的護着堤岸，
看淨街長，旅館商家齊排兩面；
在太平年月，堤下的篷帆蔽天，
堤上的井歌聲流連；
在今天，襄樊的地勢，軍事當先，
生道的治法，藉越了仇日的宣傳。
那古時的襄陽，我們渡河去看，
本來就清閒，現在更清閒的可憐！
高高的花牆，深深的庭院，
捲簾長窗可愛的在房上飛懸；
小巷長街，門兒靜掩，
幾處商店已炸成了破瓦頽垣；
喧嘩的會戰驚動了襄樊，
靜靜的古城含淚散散，
隨手的勝利保存了襄樊，
隨着凱歌百姓們回轉；

在城裏正徵莊鄉間，

百姓們圍着軍隊移轉，

再隨着軍隊回還，

我軍的英勇，敵寇的兇殘，

教他們認清這不是再戰，

不怕奔走，不怕艱難，

他們要與國軍同行回還！

牆上的捲報仍新，又添了幾張畫片，

老人小孩讀了又讀，看了再看，

相信了國軍能保衛江山，

看一看自己的家門，點頭微嘆！

街頭沒有什麼富麗的商店，

舊日的官衙却深遼寂，

層層的院落，竹木幽然，

官府的威風還未盡消散。

我們從昭明台下走向廂園，

離城的溪水，溫柔淺淺，
 疎疎的綠柳，靜靜白蓮，
 城樓瘦弱，樹影微偏，
 詩人的古城啊，真悲在畫圖間！
 藏佛寺內，殿閣殘殘，
 孤獨的破佛與羅馬神像，
 小碑上還存着黎酋居士與道安。
 離了闌廂，順着回呼，
 找到了檀溪，可是溪已不見，
 古時的湖，變成李王的良田，
 那靠山的巨石，真瞞盡了個窩眼，
 却算作越溪的馬路，把歷史欺騙！
 峴首不高，而由河四圍，
 遠山淡淡，一水迴環，
 古代的風流，隨着河道的拍過，
 而把殘人散！

在昔年，水在山前，舟車不斷，

山水之間，詩酒紅顏。

而今，時遷水遠，青草伴着流烟！

在墮淚碑，北望襄樊，

河水滔滔，雙城夾岸，

形勢崎嶇，也不似武漢！

繁華似的古蹟羅列在路邊，

詩人的墓碑，名賢的祠館，

到處給江山以光榮的紀念！

可是，在桑田滄海都聽命於時間，

就是梁燭夜遊也苦夜短！

冒着小雨我們趕回渡船，

浩浩的湖水四顧茫然，

我們要早歸，我們要早眠，

明天啊，要與忠誠的將士一同紀念。

紀念那民族革命的八一三！

西峽口

在沔陽與南陽，都曾向武侯致敬，
到了襄陽，却無緣去瞻拜隆中！

大雨像把我，的心思澆定，

每一要起身，就雲合雷動；

只好轉回河口，準備北行

默默的與蕭葛相期太平！

離開河口，泥重車停，

請來黃牛，央告着百姓，

一聲呼喊，齊心的推送，

湖北的公路實行着強迫運動。

幾步一停，幾步一送，

可以想像敵人的砲車與輔重，

是怎樣的進行，

怎樣的震動，

在臨北八月之間的雨水中，

爬到鄧縣，已經守日當空，

找雷點來便向內鄉進行。

嘔，看這公路，柳綠沙明。

車走如飛，道平如鏡，

像飛鴨的小鳥，我們高放歌聲。

內鄉小停，走向西峽口的山明水淨。

不甚高的山崗，無樹青青，

造林植樹，在這裏，普遍的推行。

河水清淺，可是急浪爭鳴，

爲防着泛濫，插柳層層，

直着成行，綠陰護着堤徑，

斜着成翼，燕翅展在河中。

河灘上，本來是石亂沙明。

雨過沙流，風來沙動，

現在是荷葉青青，

稻香千頃，

硬剷去積沙，教流泉四送，

增加了收成，改變了風景，

血汗與決心使荒沙變爲有用。

一路上是北地的精明，

南方的秀靜，

每個村莊都顯出辛勤潔整，

村口上立着武裝的壯丁；

這清潔，這勞動，

這每一鄉裏有地的子弟兵，

說明着這是有了組織的民衆。

組織民衆是民族的返老還童，

把人力人心一齊喚醒，

昂起頭，負起責任，便全顯出年輕！

看，這使野水荒山化爲美景，
在這自力完成的築土與佳境，
每個人在大家的事裏得到光榮，
每個人都聽從大家的命令。

說聲修路，一齊拿起筐籠，
喊聲造林，馬上肩起水桶，
號令是心，手脚勞動，

一區一縣不過是個大的家庭，
遇到危患，子弟皆兵，
有了盜賊，人人拿送，

爲愛護那大的家庭，
掃罷了門前，再把村街掃淨！
這組織，使大家的耳朵爲大家聽，
大家的眼睛爲大家用，
聽着外面的風聲，

消滅漢奸的活動，

到了時候，會以自己的力量保衛家庭。

這組織，曾在自己的公路上，多麼坦平，

日夜不斷的推進奇兵，

在隨軍會戰裏給國軍以援應，

似從天而降，使敵人顛驚！

營接到赴援的命令，

一鎮傳到一鎮，一營傳到一營，

後面的趕到，前邊的啓程，

像驛馬的交替，水浪的推行，

消息嚴密，調動輕靈，

星雲天黑，一夜裏飛來三千子弟兵！

聯絡上軍隊，探好了敵情，

守住山頭，利用地形，

武裝的百姓，

擊潰了敵兵！

組織的勝利，百姓的光榮，

家家戶戶有了勝利的歌聲！

在西峽鎮上，我們獻旗致敬，

四鄉八鎮都來了民兵；

他們的指揮，他們的司令，

都是些直爽剛強的老百姓，

打着河南的腔調，述說着如何戰爭，

舉起自釀的紅酒，香色純清，

祝賀着國軍戰無不勝！

這精神的振作與抗敵的成功，

並不因人民富庶，歲歲豐登，

事實上，這是貧賤的城境，

有一兩頃田地便算富翁，

牠的掙扎與運動

是用團結之索聯合起百姓，

是有點新的知識就去實行；

團結產生力量，行動征討着貪腐。

這世界

打仗與操作是同一幅神情。

說作便作，說攻就攻；

沒有成套的公事，或預細的章程；

總約法三章，當面說明。

凡事都須試驗，試驗裏會遇到成功；

就是這樣，這匪人出沒之境，

今天是水綠山青，

曾教倭寇聽這裏的槍彈與刀聲！

看，這小小的城鎮也有電燈，

借著水力，讓一些人工，

沒花多少經費便放出光明；

看，由河北過來的學校與學生，

幾天的工夫，校舍落成；

百姓動手，人多事輕，

土坯稻草，固難工程，

有了校舍就有了書聲，

西安

再以明秀的山水培養着愛國的熱誠！

由這裏我們看遠：

信任人民，使人民活動，

這老大的中華一定奮力壯年輕！

龍駒寨——西安

離開內鄉，

步步緊張；

山溪水漲，

沖陷了橋梁；

多少溪流是多少道魔障，

隨地隨時折磨着車輛！

陡坡夾着急浪，

車往下滑溜，再往上衝撞！

像馬跳恒溪，或舟在三峽上，
車行十里，髮立三千丈！
顯不得傾踏風光，
顯不得高歌低唱，
只隨着車身擺搖俯仰，
像兒時的夢中，忽下忽上！
纖巧的機件，坎坑的山崗，
失去了調諧便亂出花樣：
一會兒閉聲，一會兒狂響，
一會兒山水濺入機箱，
青山默默，野鳥兒飛翔，
行人與車輛全無主張！
到商縣晚餐，已少希望，
車輪無法再戰勝斜陽！
商南貧苦，簡單的食宿都不易商量，
車破人飢，冒險的開到龍駒寨上。

教室爲屋，黑板作床，
一夢匆匆已到天亮；

上學的小兒女進到課堂，

主客相逢只好把歌讚齊唱；

一邊高唱，一邊起味，

小兒女們才放心歡笑，又像了原樣。

門外，時美的陽光

照着紛忙的市场，

這入陝的問道，驢馬成行；

雜貨雜糧，鞭揮鈴響，

賣葡萄的小孩來往；

油條燙手，糖餅焦香，

作買作賣的一致紛忙。

買了些葡萄，喝了碗藕湯，

我們就隨着騾羣，再到山路中暢蕩；

還是到處無橋，不住的翻山越浪，

巖然山色漸濃，山風涼爽，
也還難免頭昏眼脹；

午日當空，不由的心花怒放，

看到了商縣的郊外與城牆！

商縣，青山四面，丹水在旁，

秦嶺中的大縣，四皓棲隱之鄉；

山谷起伏，商隊來往，

武關藍關聯繫着陝鄂與南陽；

立在古厚的城牆上，

遠觀熊耳，俯視蓮花，

山風淡淡吹送着柳色荷香。

我們去慰問抗敵的兵將，

也對城中的百姓問了健康；

給慰勞者以慰勞，就在當天晚上，

戲台搭在操場，

高竿挑起燈光。

夕陽未沉，鑼鼓還未響，

老幼男女已經着了忙；

或坐或立，或爬上短牆，

盼着開戲，高興而緊張，

士兵們奔走，汗出如漿，

特別的高興。今天有朋友們上場：

參謀也許打鼓，聯長扮作女郎，

啊，多麼有趣，抗戰的男兒專事內行，

既會打仗，

又能彩唱，

不是嗎？娛樂的高尚

使士兵飛揚！

鑼鼓已響，笑臉兒齊仰，

真的，慣戰的勇士化作女裝！

袍子太短，粉未擦光；

誰管，聽啊，不是合輦中板，有調有腔！

為戲殺雞，話劇上場，

抗戰的故事節節緊張；

簡單的故事情節，簡單的化裝，

凭借着演員的懇切，借着銀色的燈光，

把抗戰的熱情與勝利的希望，

播撒在年青的案牘上；

可是，演員的缺少，劇本的饑荒，

在此地，正像的血門的前方，

都使宣傳受着阻礙，

藝術的花田受着損傷。

陳死的劇本還活動在四鄉，

以昨天的恐怖，海藍的強掣，

成陳腐的故事——像秦腔與土黃——

怎樣激勵民衆，及增了恐慌，

153
把齊李比古，却掩斷了革命的光芒，

恐嚇令人絕望，

建設者使信心加強，使工人革命的武裝，
多戰無不勝，使天的震動感，

我們對敵人的見出，敵人的敵，

是心靈的啓，是精神的解放，

不覺恐懼，使外強中乾，

才能使我底力量，

啊，敵人的注，

我們是從血，

在苦痛裏我們生長，

從昏暗中我們生長，

我們的藝術，是戰鬥的必，

他激動，他也使人有了生長，

他生長，正如同軍事地打，

啊，這利本的缺少是精神上的饑荒，

用我們的血，

去打破這沉默，救濟這饑荒，

教心裏的塵埃，發出智慧的光，
教崇禎的熱情，光芒萬丈！

爲慰問傷兵，我們下鄉，

順手兒在田畔瞻仰了四皓的廟堂，

田裏清香，

古樹生涼，

小小的廟宇在綠影裏深藏；

四皓的遺像，瀟灑慈祥，

有點什麼會心的微笑畫掛在廳旁。

辭別了四皓，又走入秦嶺的松影山光

過了藍田，西安在望；

啊，華清池前，終南山上，

去休息，還是奔忙？

只知道啊，偉大的山河啓發着崇高的思想。

長安觀劇

高洪深

抗戰，抗戰，全民族的熱血急潮！

是地震，是山崩，是海嘯，

一切在動搖，

偉大的動搖！

一切，一切也都在改造，

高興吧，同胞！

難道血會取巧，

口會造謠？

不是真的嗎：機槍已代替了大刀，

炸彈已代替了長矛？

連我們的歌唱，不是也以易水瀟瀟，

代替了兒女情長，溫柔的歌調？

西是魂，高舉着自由解放的旗幟，

誰可以沒有歌聲，沒有歡笑，

誰沒有藝術的熱情配備着槍炮？

誰高興吧，藝術在歡呼狂叫，

誰藝術在血中找到牠的正道；

誰什麼雪月風花，一筆勾銷，

鮮血的花，紅的月，才是我們的情調，

誰正義的激揚，敵兵的殘暴，

誰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的報導，

誰這戰鬥的，新生的藝術，使古國的思潮，

誰古國的喜怒哀笑，

誰都由老邁龍鍾變作慷慨年少！

誰誰再去銅樂輕描，

誰畫些纖巧的花卉虫毛；

誰誰再去弄那些哀豔的詞調，

誰教小紅低唱我吹簫，

我們是在爭戰，我們的憤火中燒，

我們要歌，像那史詩裏的英豪，

把生命託寄在戰場，雲霧九霄，

我們要畫，畫出人壯馬驕，

在原野，在沙漠，在河套，

人疾如箭，馬湧如潮，

我們要寫，寫是血，筆是刀，

把英雄的豪蹟，勝利的信條，

銘刻在歷史的心上，使千秋百代永遠崇高！

就是因為這樣的需要，

這樣的戰爭與藝術的諧調，

我關心着戲劇的改造。

在西北的關地，話劇才剛長出嫩苗，

由陝甘直到河套，

那悲壯的秦腔是普遍的愛好，

而長安，正如平津之與京劇，

又是秦腔的首都與領導。

今天，開封與太原正飽嘗淫暴，

男女伶工相繼西逃，

秦腔的姊妹也都在長安鑼鼓喧鬧。

沒有看過秦腔，也沒有聽過河南的音調，

這出聲的機會怎能放過。

我去聽，我去看，我去比較，

可惜沒有時間向內行領教。

世不知道音節，也不知道技巧，

我的批評只受我個人的指導。

法慾響是秦腔的基調，

激水在峽中，激而不暴，

激水音在山的回音裏，一片驚濤，

悲壯沉雄，不像京梆子那麼輕狂浮譎。

可是總動太毛，

這是秦腔的基調，

歌聲雄渾，動作輕佻，

不中節的鑼鼓又使動作無效！

再加上白口的急促，臉譜的粗獷，

使渾厚蒼茫的氣息變作村野傑閣！

在長安，秦腔的派別一老一少：

老派裏，舌腔古調，不變絲毫；

新派裏，把新的內容化入厚味的圈套。

老班裏，三天一次武典坡，三天一次哭祖廟，

口授心傳，只有報遊才敢改造。

新班裏，把實用視爲最高原則，

大膽的給抗日的英雄穿靴紮靠。

這宣傳的熱心，有牠的功績，

人們也並不因綠臉紅袍，

就把憤激變爲好笑。

不過，劇詞太文，道白參差，

劇情的新鮮，不是感動，成了唯一的號召，

假若，更加强一些民間的情調，
由最俗的語言見出文藝的技巧；

假若，更大胆一些，從改進而創造，

拋棄那些張飛式的夜戰馬超，

而由民間的所需供給抗戰的教場，

利用民間的故事，插入歌謠，

也許能更親切，更多實效，

從抗戰中給秦腔找出新的路道。

拿蒲州梆子和秦腔比較，

我不曉得哪一個更老，

河北的梆子腔，我却知道，

是從蒲州傳來而加以改造；

這未經改革的老腔老調，式與法固，

沒有秦腔的雄沉，可也沒有京梆子的激跳，

更可貴的是大而沒有相當的重要的曲調！

舊劇的演變，無論是梆子二黃與漢調，

生且越紅，大而越潦倒，平二黃更圓。

在京場班中，他可憐的變成三路的配角！

可是在蕭州班裏，還有他獨立的旗幟。

那聲調的確沉沈動聽的大方與老到，

使我狂喜的如見寶玉珠。

假若教他，與他的氣魄和聲調，

扮演起貴族的嘆象，

他必能在抗戰的宣傳上得到功效。

那時，我也為他愁鎖眉梢。

啊，社會上趣味的高低，都市中生活的無聊，

會把油頭粉面的小旦捲入雲霧，

而把真寶木石之音丟冷淡而棄掉！

對河兩鄉子，我不敢稱道，

他使我感得一切的角色都是小丑的情調！

假若這詩真是民間的愛好，

雪壓更應飛馬上去改造。

在那濃綠的南洋羣島！

我看過馬來人的戲劇與歌舞，

每一齣必有個小丑打起亂鬧，

據說，原始的戲劇都是開開玩笑！

爲了民族心理的偏康，與抗戰熱情的開導，

我希望，河南的梆子並不與馬來同調！

希望河南梆子，

以想與馬來同調！

希望河南梆子，

只許悲劇，

感謝西北論衡社友人們的相邀，

大家提着石榴與棗，與蜜桃，

一路的暢談一路的歡笑，

去看瀟瀟，驪山，與華清池的林泉亭沼，

臨潯，是那塵埃與那極靜悄，

清明的秋日，照着無色無聲的街道幾條，

那鴻門的風雲，坑儒的殘暴，
 傳說裏那些奇事與英豪，
 似乎都隨着歷史的衰老，
 只剩下一些悲酸的寂寥。
 城外，垂柳殘荷，溫湯迴繞，
 華清池上，秋色蕭條。
 只有想像，從史與詩的記憶裏去創造，
 才能給眼前的垂柳橫橋，
 以歷史的光輝與繁鬧。

南山

貴妃的浴池，費過多少代嬌麗的詞藻，
 而今哪，是寂寂的清水一槽。
 那多事的驢山，是那麽枯燥，
 無趣的亂石，寒瑟的蓬蒿，
 夾着寂寞來往的小道幾條，
 冷淡的遙對着秦皇的荒陵亂草。
 啊，只有歷史的新生，才能解除山川的潦倒；

我們要新的力量，像風狂雨暴，

把恥辱洗刷，把因循掃掃。

以至大至剛敵對着卑污紛擾，

浩浩蕩蕩，不屈不撓，

是寶劍與鋼刀，前由吳國水編。

斬斷了私邪與淫暴！

看，血點斑斑，在驢山的小道，

荆棘刺破了英雄的赤腳；

看，巨石虎距，字次如人，雲烟浩浩，

是民族復興的路標，

是歷史新生的徵兆！前由吳國水編。

下了驢山，去領略那名貴的湯澡，

聽說，塞上的健兒，鞍馬辛勞，

馳騁在大漠荒沙，枕戈在草野深壕，

轉染上回歸熱症，藥費難採，

却教這溫湯洗好！

嘔吐，讚頌，讚頌勇士們的勞苦功高，

讚頌中華的大地，到處是珍寶；

什麼玉環，出浴，什麼金屋藏嬌，

天子騎鳳流雲，萬民的煩惱；

我們讚頌，讚頌這抗戰的溫泉靈藥，

讚頌這抗戰的現的祕寶！

感謝王曲的友好相邀，

到終南山下去參觀學校；

十里稻香，一山夕照，

在北方看到江南的渠迴水繞。

在山脚，在山腰，

在茅廬，在古廟，

處處有歌聲伴着鳴泉蹄鳥。

西風裏一聲軍號，

騎官們在馬上奔馳，青年們奔下疾跑，

十里八里。去聽講或上操，

放下刺刀便演習槍砲。

青年們，昂着頭，光着腳，

以淡飯粗茶，以風寒雨暴，

以苦藉指切，以志氣磨練。

鍛鍊着肉體，豐富着心腦，

好把疲朽的中途變作青春年少？

終南並沒有捷徑，他們知道，

吃著鹹汗，汗裏成功的訣竅，

看，一寸一寸的平壤，一寸一寸的掘削，

他們把山前修成了坦平的大道；

在民族解放的路中，也要

把每一寸河山，用血汗前到！

播下了學校，也播下了

我們踏着月朗，嗅着山的新草，

像虔誠的香客在夜裏朝山拜廟，

水遠雲深，去領路終南的勝妙。

晚風淡淡，樹葉輕搖，

洒下一山的碎影，黑白相交；

樹影中石階盤繞，

走近了泉聲，又離開了溪道，

不見泉音，却來了一兩聲鳥叫，

走近了高峯，月黑石館，

開了高峯，月明林茂，

頭上是綠枝，身旁是香草，

碰了一身秋露，衣襟微潮；

步步升高，步步輕悄，

彷彿怕踏壞了那黑白的紋藻。

五步一處，十步一廟，

沒有人聲，沒有佛號，

都那麼寂寥，

都那麼低小，

有的尖了磨門，有的儘生青草，
好像都交與月光代爲照料。

走上小峯北崗，

燈火渺茫，霧氣籠罩，

長安，像巨舟一條，

在灰色的大海裏隱隱的飄搖。

嗚，「灰色」與「飄搖」，

應我的形容別成了預兆！

長安，當這國仇未報，

大難未消，

是那麼驚鬧，

那麼逍遙，

到處是笙歌歡笑，

也許還有——嗚，良心知道！

長安，用你的歷史的光榮與尊傲，

像高把火炬齊點，

數光明普照，

在閃爍的血海裏猛進如潮！

到了大台，山高月小，

月色水聲，隱隱的古廟，

像在夢中，渺茫裏有些欣笑，

在眼前，在心中，細細的迴繞。

嘔，那幽靜，那涼爽，那詩峭，

帶着滿身的月光，一直睡到天曉！

隔着窗兒，早醒早起的鴉鳥，

用各樣的歌聲向行人歡叫；

起來，看，身在高塔，羣山皆小；

看，雲海輕移，峯如列島；

山下彩雲紫氣，在松園上飄飄，

遮暗了遺林，却放一些光明給彎彎的溪道；

眼前，雲在山頂，雲在山腰，

百轉千迴，疾行緩繞，

一縷白雲給青峯無限的情調。

我們走入雲中，與白雲齊入可古廟；

廟小峯孤，雲開日照，

看，對面的翠巒綠如屏護。

青峯拖着青峯，青松護着青草，

碧綠之間，夾着微黃的小道；

只有一縷白雲在頂頭上盤繞。

脚下，雲去山空，萬丈孤嶺，

望一望翠華，看一看孤立的小廟，

我們驚喜於狂，要高喊，要歡叫；

啊，這怪色的雄奇，山林的美妙，

把人們的愛心，像愛情之與美貌，

在國土上緊牢；

美的崇高，

是愛的開導，

當美的田園與河山受到浩暴，

誰肯堅視，不拿起槍刀？
 我願每一個青年，不備在屋中受教；
 去看你去，看水開山高，
 看自然給中華的奇珍異寶，
 受了美的薰陶，
 燃起愛國的火苗，
 使熱血與行雲，詩聲與虎嘯，
 結成愛與美的心潮，
 用優美的熱情使江山完好！

西安——中部

初秋的西北，也許勝過春裏的江南！
 風輕雲淡，嘖，金瓜赤棗的秋原！
 假醉的高梁低垂着紅臉，

嫩黃的穀，雪白的棉，

紅棗兒的薔麥燻矮的成片，

嗚，白雲滿天！

下了終南，

纏了長安，

看着這織錦的秋田，

我們走向宜川。

過涇陽，過三原，

趕路的心虛，

都未能遊覽；

小小的耀縣，

却有北平的飯館，

操着官話的老板，

風雅的把賣酒賣飯

叫作文化宣傳。

飯後，風光漸晦，道路漸難，

一道道土嶺，一片片的沙田，

未到秋收，已有荒涼之感！

土嶺，豈如刀削，橫如刀斬，

啊，這就是西北高原；

遠望土嶺，嶺上却還是田園；

一層一層，遠入雲烟，

處處是平地，處處又是土山，

每一座土嶺之上，是一望平川。

有時候兩地之間，

隔着千丈的土澗，

在溝澗的兩岸，

人們可以交談，

若想握手，也許走上半天！

有時候，上邊是田，下邊是田，

小小的村落却在中間，

幾家窑洞，吠犬鷄犬，

壁立的黃土是天作的墻垣；

頭頂着綠田，腳踏着綠田，

田下田上流着炊烟。

嗚，這有趣的高原，

豈看成嶺，橫看成排，

不知有多高，也不知有多遠，

千里萬里，層層不斷，

綠黃的地浪流往東南。

嗚，這艱苦的高原，

大稀地闊，不見河川，

即使渠多水滿，

也難變作飛泉，

飛上土嶺，灑灌山田；

真是啊，祭天吃飯，

全仗着甘霖解救枯旱；

可是，林木稀罕，

雨過地乾，

寶貴的雨水奔流四散，

千萬匹瀑布流往低原；

加上大漠的風沙吹向東南，

多一點黃沙，就多一分荒旱；

有時候，風狂地裂，雨捲山旋，

土嶺崩陷，

憑空失去萬頃熟田！

嘔，這流動的高原，

再沒有草木的繁衍，

風沙荒旱消滅，

將要啊，這中華文化的搖籃，

變作流沙一片！

就是在這樣的苦旱的田園，

我們看見孟姜女的哭泉；

土壤上一窩髒水沙上邊；

小小的廟兒只有屋子一間，

苦命的夫婦端坐無言！

哭泉，象徵着地的荒旱，

象徵着水的艱難；

啊，萬里長城擋不住風沙南犯，

不是長城，我們要的是肥土良川，

戰敗了旱海的推展，

才固定了西北的安全！

潮潤的土，碧綠的山，

才能使西北轉危為安！

啊，天色已晚，

微瀾風開，

隱隱的我們看見

青松萬樹，在赤霞黃岡之間；

是什麼幻想中的仙境寒山？

是什麼大漠裏的桃源？

在這沙熱風毒的秋晚，

送一山春色到行人眼前？

看，還有座小城，靜立在半山；

下面一溪流冰，城牆在綠柏旁邊。

不是什麼夢幻，

不是什麼仙人的樓館；

中部！中部！寂寞而高朗的小縣，

那青松一片啊，是黃帝的陵園！

這時候，薄雲裏明月隱現，

我們進城，也就是上山，

窄窄的小街，燈光點點，

一二百戶人家支持着一縣！

一點奇趣，一點荒涼，月光清淺，

到底是夢幻，還是人間？

詩境與現實打過了界限！

小屋幾間，小炕幾面，

在城的高處，月小風寒；

肅肅的秋意，熾熾的陵園，

虫聲不斷，雲氣往還，

有些什麼神祕的消息在蒼松翠柏之間；

嘔，這神祕，這清幽，這安恬，

我們安睡，像嬰兒睡在搖籃！

清晨，滿城的山色，幾縷炊烟，

風微日朗，展開西北特有的晴天。

我們沿着河岸，

貼着題滿詩句的小山，

雲氣清香，黃花點點，

與三五飛鳥去謁拜陵園。

老松七抱，綠色接天，

松陰裏一片斷瓦頽垣，

黃帝の子孫，怎樣羞慚，

黃帝的聖殿哪，只剩了幾塊殘磚！

那偉大的陵墓，水抱山環，
 編成一嶺，綠柏千年，
 在漢武的金仙台上放眼，
 羣山滾滾，流向東南，
 像萬馬奔騰，晴光閃閃；
 想見民族的春潮，雲飛旖展，
 像黃河的急流，衝破高原，
 浩浩蕩蕩，把黃色的文明流到海邊！
 綠陰青草，素燭高懸，
 三杯白酒，洒在陵前，
 肅肅的致敬，鳥雀無喧！
 一部歷史潮湧在心間，
 啊，這歷史的繼續，決定在今天！

歸博淵，是次公函與其事。

歸博淵，是次公函與其事。

中部——秋林

祭罷了皇陵，
向北進行；

過多量的洛川，匆匆未停；
宜君的友人們留飯，也盛情未領；

在牛武鎮上，拿兩個饅饊又趕緊啓程。
這一路的匆匆，

都因為趕過險惡的黃龍；
二十年來，黃龍山寨，匪盜橫行，

「黃龍大學」，林木叢叢，
五百里內，都實驗着劫掠的課程；

在抗戰的今日，匪穴已空，
可是初修的道路說坑坎不平。

我們疾走，不是爲躲避冷箭與鏗聲。

草莽的豪傑已變作國的英雄；

我們是爲，在這人烟稀少的山中，

對急橋軟，險阻重重，

須賺出一些時間，賭在閉路真坑，

賭賺目抵，或者能趕出山去，還落日微紅！

果然，入山不遠，橋面車傾，

人在車裏，忽然像舟遇風浪；

幸而樹密溝淺，枝幹斜撐，

纔未致車如跳滾，人香山空！

幸而相距不遠，就有一班路工，

扛來木板，鐵錐，粗大的藤繩，

一聲呼喊，四山響應，

熱汗感動了樵夫的盡心盡力！

假若沒有這班力大心誠的弟兄，

我們哪，多半是風清月冷，

在山坡林畔高臥黃龍！

翻山越嶺，

我們緩緩而行；

山深樹茂，坡陡風橫，

沒有流水，沒有古寺疎鐘，

十里，百里，沒有村舍人聲，

荒草裏，誰撒下幾片穀種，

疎疎落落的葉冠青鬆；

野兔飛跑，到雄雞鳴，

小生物的奔馳驚恐，

令人想像昔日的步夢心驚！

可是，在這無人之處，

忽然聽到抗戰的歌聲；

看，三五小店，松桂茅棚，

擺着瓜果，烙着糖餅，

貨色不多，更顯出整齊乾淨，

新貼的標語，紙色鮮明；

對面，依山勒洞，

劃土爲坪，

雖然不是洋樓洋厝，

講堂球場却都環繞着青松；

在半山，在草徑，

三三兩兩來往着男女學生，

他們操作，他們歌詠，

在這深山僻壤之中，

這學校的名稱是民族革命！

爲趕出山去，不敢少停，

心間却極願意，去看看窯洞，

去勞獄那些赤腳年輕的弟兄！

日落燈明，

才見宜川小城，

下面是急流的溪水，

高處燈光照亮了窪洞，

嘔，燈光水影，

嘔，犬吠人聲，

雖然是那麼小的山城

使人却忘了重龍山裏驚心的寂靜！

忘了一身的疲勞，忙着去看市街的光景：

窄窄的街道，小舖掛着油燈，

燈光裏，葡萄碧綠，甜棗鮮紅，

處處寫着擺着中秋月餅，

點綴得秋色滿城。

羊肉的包子滾熱出籠，

辛辣的白酒，與羊肉爆蔥，

飯館雖小，而杓燈燈明，

數南方的朋友堵住鼻孔，

北方的傻子却見景傷情！

買了些瓜棗，順濕路同行，

在街角的黑影裏，在無意中，

發現了小小的浴室，蒸氣環繞着孤燈。

幾天的勞頓，千里的行程，

即使是一汪死水，誰管牠鹹淨，

也願去解一解腰酸腿疼；

況且，這裏水熱茶濃，

還有長枕大炕，瓜子花生，

生意雖小，可是按着北方的短設備經營。

燙了燙澡，而後修面整容，

拔劣刀鈍，可是道歡聲，

北方的客氣教生意興隆，

把臉刮破還不忍說疼，

臨行，小眼零錢滾入巨大的竹筒。

第二天清早，成羣的騾馬在門外，

等着我們到秋林謁見司令。

宜川到秋林，三十哩里的路程，

爲避免出險，我寧願步行。

可是山溪迴繞，無橋可通。

無法不在馬上用征！

選了又選，選了匹黃馬，年高成老，

這賄賂了馬夫，給我牽住繩繩！

年輕的朋友，揚鞭跨鞍。

一路歡叫，疾走如風！

我却搖搖擺擺，緩緩而行，

像北方村婦，騎着牲口歸家；

可是，步履心閒，也自有妙用，

從容的，我觀賞風景，

從容的，我選取樹上的棗子哪個最紅。

一路上，一道兒由深溝，一片兒土嶺，

山水之間，高低不平，

高根小米，一層一層，

由溪岸一直種到山頂；

山濤裏小村靜謐，

賣菜的小舖搭着草棚。

秋林，在中華還沒有抗戰的吼聲，

只有三五人家，幾條土嶺，

寂寂終年，像沒有生命；

現在，人手萬能，

已掘成三百密洞，

洞裏受訓，洞裏辦公，

到晚間，山腰燈火，點點層層，

恍似遠觀香港，樓宇凌空！

土山對列，填湖成坪，

土坯的禮堂雄立當中，

導窰洞的文化，黃土的工程，

茅茨土堵，而美若王宮！

這人士的集聚，戰時的經營，

也刻畫着買賣的興盛，

鎮市的繁榮，

書局飯館應運而生，

這西北荒涼之境，

衛市像雨後的竹筍，一夜生我！

在土色的禮堂裏，把錦旗獻給司令，

在土色的窯洞裏，我們聆悉軍情：

在晉省的山地，大河之東，

在近來的苦戰中，

我們傷亡日減，因為化整為零，

處處包圍，密密層層，

膠着蛇纏，使敵人寸步難動！

這小組的戰爭，

配備着發動民衆，

有了合作的軍民，百戰百勝，

那層層密洞之中，正訓練着縣區的行政。

友暖夏涼，暖，這有趣的窯洞！

土的大坑，土的窟窿，土的棚頂，

多一半天然，少一半人工，

經濟而且適用。

土山百丈，洞在腹中，

既能居住，又善防空，

西北的黃土啊，也支持着職等！

在這窩洞裏，我們也聽到文化的事工，

這裏有紙，也有印綉的書籍，

每一文化據點，不論在河上與山中，

都有小型的報紙，報導着政况軍情；

黃龍山裏，和宜川小城，

刊佈圖書，傳播着文藝活動；

可是，執筆的朋友，自操筆桿，

謙退恐懼使他們的筆尖失去英勇，

他們探躬精神食糧，源源的供應，

由後方救濟前方的苦窮！

但是，後方的詩文，往往是公式的應用，

即使文字優秀，而氣餒言空！

爲克服這困難，須訓練筆的士兵，

後方前綫，交換溝通，

使經驗巧於運用，

使文字獲得內容，

而後，這筆的部隊才能配備戰爭，

以言語的結晶，激起戰鬥的熱情。

正是聶核的天氣，早晚風寒驟冷，

可是午時的烈日更加緊把高粱晒紅；

爲抵抗午暑，我們睡在窯洞，

沒有冷氣的設備而陰涼自生；

入晚，西風瑟瑟，蟋蟀聲聲，

禮堂之內鼓樂鏗鳴，

隨軍的戲班，武裝的生末旦淨，

扮演着古代愛國的奇士英雄；

殺雞以後，我去會見這受過訓的伶工，有的花臉未褪，有的袍帶將鬆，互相以軍禮致敬，誠懇的請求遠客加以批評。握手分別，各歸窠洞，一山燈火，萬點秋星。

宜川——清澗

由秋沐回轉宜川，自然還要涉水爬山。這回，瘦驢一匹，配着木鞍，走到水裏恰似乘船！秋雨將停，泥滑水泛，過了二三溪溝，幸無危險；

第三道溪上，雖然水野溪寬，
憑着剛得的經驗，

却處之泰然。

可是，驟已下水，不及迴旋，

山洪猛下，浪滾石翻，

只一眨眼，像驚風急閃，

水已湧到馬夫的胸前！

馬夫急逃，牲口驚顛，

瀑布橫流，吼聲一片！

水頭，像風滿的急帆，

像驚蛇狂竄，

在溪上飛走急旋；

水上疊水，兩岸生烟，

灰浪黃浪，層層的水山，

層層翻滾，浪花撲入沙田，

一層微落，一層緊連，

遠近的水聲攪成一片；

眼看着馬身下陷，

眼看着浪花打濕了鞍轡；

猛一抬頭，急流四圍，

一起一落，天馳浮懸！

牲口擠在一堆，耳聾肉顫，

馬腿像順水急流，像離波旋轉，

雖然都靜立不前，

一動也不動的似等待沉陷！

早到一會兒的友人已安然上岸，

勸馬回頭，向我狂喊：

「扯緊，扯緊韁繩，騾子腿軟！」

可是野浪雷鳴，人聲盡掩，

我聽天由命，鞍上悠然。

幸而騾馬愛羣，前行後趕，

隨着「鬍尾」，我居然渡過了懸灘！

上舉回頭，反側汗出色變，

假若驢腿那麼一軟呀……

啊，陝州的炸彈，

就落在身邊；

黃龍山裏橋斷車翻，

連這次馬上溪中的經驗，

幾十天來已嘗過三回大險！

啊，苦鬥的戰士，你們辛苦終年，

在沒有食水的沙漠，或石寒雪厚的荒山，

危險，危險是你們的日常經驗，

可是忘掉了危險，你們戰勝了艱難！

這偉大的艱苦壓在你們的雙肩，

戰士啊，你們並沒有遲疑的眨一眨眼：

鎗風彈雨，你們向前，

惡水荒山，你們向前，

一年二年，你們向前，

向前，向前，

用血肉的犧牲贖取國土河山！

生命的偉大，當遭逢患難，

像你們，戰士，是忘了自己的安全，

嗚，我們這一點點辛勞和危險，

哪值得陳說，哪值得計算，

假若情不自已的來含笑開言，

也不過呀，作爲慰看你們的一些紀念山

回到了宜川，

秋雨綿綿，

剛一晴天，

便再走入險惡的黃龍山。

渡過渾黃的洛水，已是歸縣，

唐時的重鎮，全非舊觀，

城荒街寂，舖小人閒，

唐代的古鐘報着更點，

傷心的月色，千載同憐，

老杜的悲思，古今同感；

清輝玉臂，香霧雲鬢，

秋月無情，又照着一番離亂！

辭別了郿縣，趕到甘泉。

甘泉，這名字，何等清鮮！

可是，城內牧牛，驢馬入「店」，

日午秋晴，仍自荒涼慘淡；

小小的城垣，門洞兒低淺，

把車身箝住，進退爲難；

塞住了城門，交通立斷，

牛陣 羣鳴聲一片！

請來了壯丁，奇計爭獻：

好不好把城梁拆寬？

好不好把車棚截斷？

議論紛紛，拆城毀車都多有不便；

後想起的計策往往安全，

好不好掘深車的下面？

人手如蜂齊動了鐵錐，

掘土移石使車身下陷。

一兩點鐘的時間，

幾十身的熱汗，

車頂離開了城磚，

車輪才大胆的旋轉，

嗚嗚長鳴，牛奔馬竄，

連聲致謝，我們渡過難關！

離開了甘泉，車行緩緩，

雖沒有黃龍山上的惡嶽急灣，

可是路碎沙濘，還容易跌！

太陽西落，我們望見了延安：

山光塔影，溪水迴旋，

清涼嘉嶺，夾衛着雄關！

我們期待着人稠影亂，
萬家燈火，氣暖聲喧，
但是，暮色裏疎星點點，
城裏城外一片斷瓦頽垣，
寂寂的水，默默的山，
山腰水畔微繞着流烟！
歐戰，歐戰，加重了砲火的威嚴，
能代「正義」發言的只有炸彈，
這武力的瘋狂，憑着刀槍判斷，
尸山血海，把死亡喚作凱旋，
瘋狂的日寇，望着歐西的火燄，
吸血的毒口滴瀝着饑涎，
恨不能啊，像輕鷗上岸，
抖一抖毛羽，磨一磨爪尖，
再疾展雙翅，向血海飛邊，
向尸骨如山，去掠取血的財產！

可是偉大中華的偉大抗戰，
在長城內外，在江北江南，
敵二載的侵伐，傷亡百萬，
在平闊的中原，在山林海岸，
每一寸山河都用敵血估算，
染紅了黃河，燒焦了武漢，
骨灰呀，千罐萬罐，十船百船，
三島的哭聲教櫻花失去燦爛！
歐戰，歐戰，戰神在高呼狂喊，
侵略之血沸騰，侵略之手急顫，
嗚，歐戰，歐戰，太陽之旗應當血光四濺
用馬用船，向北向南，
去燒，去搶，去征服，去殺砍，
教世界知道矮腳武士的威嚴！
嗚，這中華的鐵鍊，緊緊相纏，
節節入骨，掙不開，扯不斷。

使標武揚威的大馬啊，步步沉陷！

用炸彈，用炸彈，炸斷。

炸斷這無情的繩絆，

好飛往地北天南，去應付歐戰；

蘭州，西安，西北的名城，戰的據點，

去炸，去炸，把抗戰的中華炸炸爛；

連那荒城小縣，像甘泉與寧川，

也須領略侵略者的獸行毒德，

就因這瘋狂的一念，

炸彈呼嘯，毀滅了延安！

看，那是什麼？在山下，在山間，

燈光閃閃，火炬團團？

那是人民，那是商店，

那些呀切後新創的；

山溝爲市，峽河滿山，

山前山後，新開的菜園梯田；

嗚，侵略者的炸彈，
有多少力量，幾許威嚴？
聽，抗戰的歌聲依然不斷，
在新開的窖洞，在山田溪水之間，
壯烈的歌聲，聲聲是抗戰，
一直，一直延到大河兩岸！
在這裏，長髮的文人赤腳終年，
他們寫作，他們表演，
他們把抗戰的熱情傳播在民間，
冷笑着，他們看着敵人的炸彈！
焦急的海盜，多麼可憐，
轟炸的威風啊，只引起歌聲一片：
唱着，我們開山，
唱着，我們開田，
唱着，我們耕田，
唱着，我們抗戰，抗戰，抗戰！

匆匆的，我們辭別了延安，

在荒涼的永平用了午飯。

飯後動身，一路都是煤炭：

小小的山坡，靜靜的溪岸，

到處是寶貴的黑石黑黝，

扒攬一筐，或攬夠一担，

就給一家幾天的溫暖。

小小的油井，也在路邊，

三五個工人，眉烏臉暗，

油分重輕，依法提鍊，

好像弄着好玩，

每日出油不過滴滴點點！

穿過了油井炭田，

一步比一步危險：

擱着巖石，跨着溝澗，

一步一顛，一步一陷，

一步一步出着冷汗！
秋日落山，

我們滾在山裏旋轉，

村中的父老善意的阻攔：

不好再走，前邊的坡高橋斷，

看一看星光滿天，

我們決定趕到清澗，

暮色裏，南北不分，高低不辨，

隨高就低，黑影裏頭昏心亂，

忘了安全，也就忘了危險，

一場惡夢似的來到清澗，

犬吠如豹，城門已關！

清澗——榆林

荒沙在北，荒邱在南，

千里的荒涼，中有清調。

這緊湊利落的小縣，

像有筋骨，自命不凡。

習着北國的風沙荒旱，

挺拔秀麗，靜立無言。

簡潔明淨是那些小街小店，

店中男女證靜的織着絲綢，

絲白絲黃，絹長絹短，

條條光潤，在鋪內輕懸。

街心鋪着石板，

屋頂覆着石板，

石板的方便，

使小城的氣度齊整尊嚴。

因利用石板，

所以屋頂平寬。

房在山腰，或在田畔，
頂平門圓，却似石橋段段。

清澗以上，沙嶺荒寒，

九里山內，風旱田乾，

灰黃一片，不見人烟，

山頂小廟，佛倒屋攤；

盤出九里，還是零落的土山，

中途車壞，却找着鳴澗清泉，

一面等車，一面灌足談天，

溪清日暖，彷彿到了江南。

湖上的山徑，驢隊緩緩，

負着石巖，負着沙鹽，

驢子的頭尾，紅纓鮮豔，

像新嫌的娘子，打扮得齊全。

問一問趕驢的老漢，

梭德已經不遠，

綏德以北，就是龍灣。

從容的我們上山下山，

果然，望見綏德還秋日高懸。

綏德，這歷代的重鎮邊關，

巍巍雄立，在無定河邊。

無定河上，橋長孔圓，

十七巨孔，野浪風翻。

無定河岸，千頃沙田，

紅紅的高粱，紅到了河灘。

無定在北，大理小理分港東南，

三面水，四面山，

高山大水環衛着雄關。

舊城在河北，慶恬的龍灣，

新城在山上，太子扶蘇葬在山巖。

從河岸仰看，

城樓飛峙雲間。

在城中俯瞰，

山連河澗，浩浩雲烟，

不怪呀，每當榆關欲陷，

歷代兵退守綏延！

城裏，石路石垣，

房檠街寬，

石榴梨棗，點綴着秋天。

晚間，秋雨帶來微寒，

靜靜的我們宿在韓韜王的祠館。

從綏德北進，看見了鹽灣：

土白如雪，撮土熬鹽，

簡單的鍋灶，羅列道邊，

清潤的石板，

綏德的炒鹽；

鄉間的父老世代相傳。

說：秀靜的米脂出過貂蟬。

米脂城外，土貨如山，

米脂城中，靜靜的庭院，

牆高門大，氣度不凡，

像富戶衰敗還維持着局面。

李闖的故鄉，去城不遠，

汾陽的大廟，立在山邊，

富貴壽考，織女的預言，

字大如輪，驕傲的立在廟外山間。

米脂以上，漸入沙田：

矮矮的桑，矮矮的棗，掩護着田邊；

塞上的沙流，隨風南竄，

這兒一堆，那兒一片，

一窩一邱，暗示着荒旱。

鎮川堡上，我們打尖：

敞亮堅實的屋宇，鎮大街寬，

晴美的秋日照着牛馬往還；

紅的纓，白的馬，藍的天，

紅的棗，黃的土，葡萄深藍；

焦黃的麩包香味四散，

夾雜着牛馬草料，似糖似甜；

大店小店，皮貨如山，

北方的風味，至此十全。

榆關的各縣，羊羣萬千，

羊皮羊毛齊集到鎮川，

羊毛的銷售，在太平年間，

每年也有一二百萬

飯後翻身，黃沙不斷，

不測高低，也難辨深淺，

有時候，平地上車停輪陷。

十里山中，沙邱時現；

圓圓的邱頂，如浪的條錢，

處處欲流，處處柔軟，

微風起處，吹出些怪響。

沙邱的左右還有山田

穗小葉窄，根爲沙掩，

半死不綠的黍稷，憔悴可憐。

登高遠望，沙嶺沙邱若續若斷，

似黃似白，陰影兒微淡，

秋日晴朗，沙光閃閃；

都似欲流，却又不動不變，

像等着什麼消息，才沙飛山陷。

可怕的寂寥，可怕的荒旱，

沒有樹，沒有水，沒有人煙，

一聲咳嗽都傳出好遠。

火熱的沙邱，微白的青天，

半空中顫動着無聊的光閃，

蒸熱，荒旱，

可是，令人胆戰心寒！

愈近榆關，愈近沙山，

白慘慘的那麼一片，

山肥頂圓，沙浪連連，

像巨駝成陣，駝峯萬千，

似走不走，高矮相牽，

似靜而動，流綫飄然，

在這流沙四面，

荒旱終年，

榆林城外，却一水波瀾，

成林的綠樹掩映着河灘。

嘔，綠樹，綠樹，綠樹兩岸！

在這沙光閃閃，

口燥心乾，

一點點綠色都竊入心間，

使人清涼，使人安恬，

使人立刻忘了荒涼之感；

這寶貴的綠色，在白沙荒嶺之前，是多麼濃厚，多麼清鮮，像古絹上宋元的繪畫，明綠斑斑！榆林，控制伊盟，據應着綏遠，掩護着延綏與寧甘；在沙漠裏，城外有水，城內有泉，城內城外，綠樹參天；嘔，偉大的中華，偉大的山川，荒沙野水上還有這樣的古鎮雄關！長街十里，城扁街寬，堅厚的牆垣，寬敞的庭院，鋪戶家宅，都略具北平的局面。小小的東山，書聲不斷，職校，榆中，和女子師範，都風高地傲，校址相連。學校的師生，報界的人員，

支持着塞上的文化宣傳，
關心着盟旗，關心着抗戰，
他們熱誠的與軍部打成一片，
討論問題，印行月刊，
用努力與誠心解救文化荒學。
城外有煤，城外有鹽，
以鹽易糧，還不難飽暖；
羊毛獸皮也大量的生產，
學生士兵都手搓毛絨，
織成鞋襪，好抵抗風寒；
若是能夠毛織製革大規模的興辦，
供應了軍用，開發了利源，
這沙漠裏的雄關，
便更多了一道長城，擋住經濟的侵犯！

榆林——西安

我們打算，由榆林穿過伊盟，
騎着駱駝，攜着帳棚，
像蒙古的兒女，宿月餐風，
到沙漠裏的綠州，參拜王公；
然後，渡過大河，在草原上馳騁，
到五原陝壩，慰問抗日的英雄。
可是伏役駝馬，食水帳棚，
幾十人的團體，困難重重；
算計着，到了長安，正趕上中秋月明。
趕過清澗，宿在永平，
到延安，又在山溝密洞裏備受歡迎：
男女青年，諧音歌詠，

中西樂器，合奏聯聲，

自製的歌，自製的譜，由民族的心靈，

唱出堅決抗戰的熱情；

爲了抗戰宣傳，話劇舊劇兼重，

利用民歌與秦腔，把戰鬥的知識教給大眾。

熱鬧了一晚，又向南行，

入了洛川境內，路已漸平。

經過同官，城外的煤田正加緊開動，

隴海支綫也正向北展，接起咸同，

將來，煤礦開好，鐵路修成，

這體面的小縣當十倍的繁榮。

舟形的耀縣，猶有古風，

深宅大院，牌匾榮耀着門庭，

烈婦貞女，牌坊立在街中。

小小的碑林，却奇珍相映，

魏伯多，張安世，都價值連城。

城外，赭黃的土山，萬樹青松，
藥王的廟宇，殿閣重重，
殿前，明代的石碑，石堅字整，
無真人的藥方還拓石傳送。
廟外，千佛岩上佛像極精，
石面滑膩，石質堅凝，
衣褶佛身，光澤齊整，
不像龍門的刻像，破碎滿零，
也不像延安的珍品，條綫縱橫，
這袈，宛轉的綫條，綫的衣影，
瓔珞仙衣，都似輕輕的飄動，
衣在動，凡肉在衣裏若若明，
衣似輕紗，流光掩映，
慈祥秀麗的菩薩，似動似定，
在活動中現出安靜，
在美觀裏顯出神聖，

每一條紋，每一道影，
都像有些和軟的微風，
吹動出一些香味，蕩漾到山中。
南山古寺，供養着三清，
唐碑宋刻，靜對着蒼松；
在文昌閣上，遠眺縣城，
一水迴繞，城似舟形，
白楊高細，銀葉顫動着秋風。
在山中一宿，夜靜風清，
幾日的疲勞都化之一夢。
再過三原，到城內稍停，
雙城相望，鬧市人擁，
棗甜如蜜，梨大如瓶，
街街人滿，處處繁榮，
提着酒瓶，提着月餅，
熱鬧着中秋的令。

在戰爭裏歌聲着其平。
大街小巷，銅鑼杓鳴，
三原的飯菜馳譽關中；

像蘇州之與南京，

長安的金錢，到三原來享用，

金錢的匯聚，生活的從容，

自自然然的把衣食的精美喚作生命。

到一家小館，嘗一嘗特製的麵餅，

地道關中的風味，果然與眾不同。

看罷了市街，空囊告罄，

隨着男女的學生疾走出城，

大家散在林內，或伏在田中，

我在菜園的裏面，遇到位老翁。

我呼他鄉長，他喚我先生，

席地而坐，我們互問姓名。

數年敵草地，子女已長成，

若有八成的收穫，就相變太平；

這勤苦爽快老農，

談完了家事，還細細老戰爭：

他曉得抗戰，他深恨敵兵殘毒。

假若敵人投降，他拍着前胸，

他自己願去臨陣衝鋒。

他不怕吃苦，不惡貧窮，

爲打倒日本，他不怕犧牲，

他不嫌加稅，不怨抽工，

爲打仇敵，他甘願賠上老命！

可是，打了二年，他有些不懂，

爲什麼還不取回名城？

爲什麼還不收復一省？

我們不是也有大砲精兵？

我們不是也會從天上飛行？

爲什麼只聽到敵人的殘暴無情？

又老弟兄？

沒有系統，

到處殺戮我們的

兇，

啊！我們的宣傳，

只報吉了敵人的淫樂管，

焚血火燒殺害告着百姓

而忽略了戰鬥的真情，

和長期拉戰的怎樣支撐。

我們的民衆，像這樸誠的老翁，

知恥有勇，厚道忠誠，

一句話便敢去拚命，

提起日寇，他們便熱血沸騰，

可是，他們只知道戰則必勝，

以爲是一舉一腳就可以成功；

他們沒有想到，自然也就不懂，

什麼是現代的戰爭，

和怎樣的堅決持久，才會把沒人拖入深坑，

像勇敢的螞蟻，齊心協力攻擊那巨虫，

咬住不放，任憑巨虫翻滾橫衝，
自晨到日午，輪流的進攻，
時間的爭取，耗盡了虫子的力量威風，
抗戰二載，我們已捉牢了人類的毒虫，
自要我們再戰，死不放鬆，
我們就會教牠一動不動，
老老實實的死在我們的手中！
這須要謀略配備着英勇，
這須要信仰支持着熱情，
這須要我們掘下的陷阱，
堅忍的鎖鍊能擒住毒虫。
宣傳，我們不應專從情感上激刺
我們也應當使百姓的心亮眼明
教他們看準，教他們看清
我們的勝利是在今天的
是在明天的苦操，

堅定

是在始終不懈，認定了犧牲，
是在最後的五分鐘！

我把這道理說給了老翁，

他半晌無語，臉上露出點笑容；

這時候，解除警報，遠遠的蟬聲。

辭別了老漢，匆匆的進城；

趕到了長安，已日落霞紅。

華山

像勞山孤峭的立在東海邊，

看見了華山便到了華山：

一嶽平拔，獨傲雲間，

像插天的碧筍，像天際的青蓮，

像畫家的神工鬼造，

挺秀的幾筆繪就了層層，
沒有枝冗破亂，
沒有塗抹求全，
筆筆簡潔，無可增減，
蓮峯仙掌劃然立在眼前；
不似巴山的信意紆環，
也不似太行的峯巒無限，
也不似劍門的奇險，
直插霄漢，而一目了然；
這裏，石不露骨，翠樹含烟，
顯而不淺，秀而不黯，
一切都分明的列在目前，
一切又都空靈淡遠；
南方的秀色，北地的晴天，
沒有南方的柔媚，也沒有北國的荒寒；
來到山前，朝霞還未散，

天上的胭脂染紅了蓮峯的花瓣。

幾乎沒有山坡，到了山根便到了寺院，

正是中秋，山下的香客往來不斷，

鐘磬聲聲，香烟委宛，

林邊溪畔，古寺茅庵，

小腳的婆娘也能從容的來燒香還願，

綠薄紅袍，襯出秋山的明艷。

淙淙的溪水似急欲出山，

循着泉聲，我們找到玉泉道院：

林幽寺大，迴繞着清泉，

紫藍的樹根在水中轉鬪；

希夷的臥像，在洞裏安眠，

洞外，無憂古樹，綠影珊瑚，

無憂的樹，無憂的仙，

無憂的世界啊，恐怕只在夢間！

離開了道院，開始登山，

野草荒藤，水鳴石亂，

曲折的山路忽北忽南，

一會兒漲水，一會兒攔綠，

不見美景，不見竹樹雲烟，

只有指大的蝌蚪在水裏迴旋。

假若到這裏，戾然而返，

嘔，那才冤枉了華山！

看，希夷峽上，絕壁巉岩，

半山開洞，百丈虛懸，

削石容步，直立無援，

一步錯亂，使身碎深淵，

雖不是什麼美觀奇觀，

可已經預示着山中的幽邃驚險。

峽中的亂石，巨大如船，

稜角而面，或混沌圓圓，

假若相信神話的相傳，

歡母的沉香繞在此試斧，準備着劈山。

莎羅坪上是第二仙關，

莎羅樹下，小小的茅庵，

道人獻上泉水，擺上果盤，

黃精果棗，採自山間。

再往前進，山路更難，

荒石蔓草阻礙着十八盤，

毛女洞外，石名混元，

我們汗出如洗，只好靜坐觀山。

迴香柯坪上，奇美的太華才微微露面：

俯看來路，石明草亂，

仰看青峯，已非隱若現，

在遇仙觀內，道士預備了午餐，

潔靜的菴堂忙如旅館，

道士相呼，道士催飯，

道士算賬，道士索錢。

道士的面孔時有暖寒，

幾多寒暄花開，儘少就風雲突變，

恐怕這裏的道士啊，不會遇到神仙！

從青柯坪往上，才真到了深山，

坡陡階直，兩旁圍着鐵鍊，

欲止欲行，任憑汝斷，

「迴心」巨石在警告着危險！

上千尺，步步驚心，

上百尺，壁壁懸身，

抓緊了鐵鍊，看準了石坎，

登上最高峯，下臨深淵，

孤梯直懸，峭壁四面，

莫大胆，莫坦然，

心中一慌，手脚一亂，

在半山之中必縮成一團！

太胆，坦然，並無危險！

切莫仰看雲烟，先心驚氣短。

在懸險之後，或登臨以前，

恰好有個小寺茅庵，

靜靜的佛堂，水清烟暖，

道士的收穫是過客的茶錢。

過二重橋，過羣仙觀，

處處曲折，步步艱難，

在山縫中，路只有一綫，

在山崖上，石階才二尺寬，

用手用足用眼，

用全力去支撐，

顧不得風景，顧不得流連，

眼釘在腳上，心內懸懸

到了北峯，才氣舒心坦，

蒼茫的秋色，眼界一寬。

看，三峯在前，寒翠接天，

峯峯挺秀，隱隱的有些雲烟；

黃嶽，渭洛與黃河，聯合宛轉，

大河浩浩，渭水迴環，

細細的洛水，流動在中間；

金沙秋色，分入三川，

關海鐵路微微的一綫；

大河的對岸，起伏着層巒，

山色淡黃，朔沙無限，

那就是寶血染成的中條山！

十八里外，便是潘關，

粉碎寇敵的巨砲，聲聲傳到華山。

浩蕩蒼茫是華山的北面，

登高放眼，戰場便在面前，

山連水繞，無限的風烟，

使人怒狂呼，更長歎，

那，男兒的熱血，要洒給航戰，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峻嶺的中峯抱着一山的香，
距中峯不遠，

暢朗的對着南山，

前山上高松挺秀，楓葉微丹，

若運至重陽，必定連山燦爛；

八景宮外，小小的鏡亭坐在石邊，

欲到亭畔，須翻身倒退危岩，

一鷗子翻身，故作驚險，

華山的奇處並不在此間。

南峯絕頂才是太華奇觀，

金天宮外，仰天池前，

北望大河洛渭滾滾三川，

南有秦嶺，伏牛在東南，

水繞山迴，寒烟一片，

青峯無限，遙望着遠天！

俯視，諸峯如拱，綠色相連，

凝寒不散，如抱如環，

蓮花仙掌，相映相憐，

綠的峯，綠的樹，綠的烟，

一團翠碧澄靜的仰對着高天！

只有這麼多的山，綠意却無限，

只有這麼多的秋色，微寒，蕩入胸間，

是明，是靜，是美，是寒。

一山的詩情詩色，詩人却靜立無言！

南天門下，朝元洞裏供登着斗宿星天，

在懸崖上孤木空懸，

抓住鐵索，面對山岩，

一步步的橫移，湊到洞邊；

洞下還有仙洞，軟梯垂向深淵，

一步一找，一步一顛，

身子懸空，生命繫在手中的鐵鍊！

最後，順着微紅的石崗，向西遊轉，

太乙蓮台，秋日已向西偏，

登台於觀，有北峯的清遠，

緊湊的華山至此蕭然疏散，

金黃的大地，起伏的遠山，

似雲似霧流瀉着輕烟，

秋風秋色，隔字斜列在天邊。

